



男／娘當道： 再論 Judith Butler 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與例說

王孝勇*

摘要

本研究肯認 Judith Butler 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確為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經典。然而，社會建構論等偏向卻產生某種跨性別盲點，以致於無法對性跨界和性別跨越的顛覆性進行過程分析與倫理判斷。透過皮膚自我（skin ego）和後跨性論（posttranssexuality）的觀點，輔以 1950 年代台灣首起「跨男疑雲」的劉敏事件為例，本研究直指男／娘當道得以微調並再論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據此揭橥跨性（別）者肉身存在所體現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與性別惑亂效應。

關鍵詞：皮膚自我、男／娘、性別展演論、跨性別、劉敏、權力語藝

投稿日期：2025.04.07 通過日期：2025.07.22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TC 112-2410-H-126-010-MY3）。作者感謝《臺灣傳播學刊》兩位評審以及編委會所提供的專業建議。

* 王孝勇 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特聘教授 hywang2@pu.edu.tw



Empowering S/he: Revisiting Judith Butler's Perspective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 and Its "Possible Transgendering" in a Case Study

Hsiao-Yung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by acknowledging Judith Butler's theory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 particularly the "possible transgendering" of such performativity. This theory has become a cornerstone in contemporary transgender studies.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related perspectives tends to exhibit transgender blindness, which limits the ability to conduct process-oriented analysis and ethical evaluation of the subversive nature of sexed crossing and gender transgression. This study draws on perspectives such as skin ego and posttranssexuality and employs the Liu Min incident (the first "trans man suspicion" in Taiwan in the 1950s) as an example to highlight how the power rhetoric of empowering s/he can modify and redirect attention to the "possible transgendering"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 In doing so, this study reveals the effect of the constitutive outside and the embodiment of gender trouble in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 corporeality.

Keywords: skin ego, s/he, gender performativity, transgender, Liu Min, power rhetoric

* Hsiao-Yung W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hywang2@pu.edu.tw

壹、前言：從 Judith Butler 性別展演論的跨性別 經典性談起

幾個原因使得 Judith Butler 的性別展演論(gender performativity)¹ 於 1990 年代提出後，持續在跨性別研究中位居經典。

首先，透過反對特定女性主義者（例如法籍保加利亞裔的文化批評家 Julia Kristeva）在解構以父之名的象徵秩序（the symbolic）時，似乎錯誤地把女體、母職、異性戀視為文化前提，Butler (1990, 1993a, 1999) 直指男、女同志和扮裝皇后（drag queen）的展演將使得所有對於身體普遍性、負面化和先驗性的認知失去其權力效應（disempower）。Butler 自身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立場的揭露，不但讓當代跨性別研究找到了知識上的立足點，她所操演的社會建構論和後結構主義等一系列語彙更旋即成為風尚且不衰的圈內行話。「所有的性別都像是扮裝，或就是扮裝」（all gender is like drag, or is drag）、「……性別本身就是種沒有源頭的模仿（an imitation without an origin），……以構築身分的流動性，以及再意義化、再脈絡化的開放空間」（Butler, 1999, pp. 175-176）等說法在傳遞發酵中，已成為了主張「做」性別並非對原本真跡的效尤複製，性別展演與主流既定的性別理想皆屬贗本仿製和歷史偶然的論證依據。

其二，作為傅柯學派（Foucauldian）理論家但又不解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為何會對一位 19 世紀法國陰陽人 Herculine Barbin (1838-1868) 的性身分有著過於浪漫化的想法，Butler (1999, p. 120) 主張非二元框架內的、無身分的性並非 Foucault 筆下的「快樂中間地帶」（happy limbo），而是社會禁制對性與慾望的壓抑和生產，兩者互為表裡。這種交織在 Butler 的認識論立場中，直指從屬臣服（subordination）和主體化（subjectivation）並非互斥，壓抑反而會生產出一個它欲否定的對象。² Butler 對於 Barbin 在出生時被斷定為女人，隨著成長經歷了一連串的醫生診斷和自白，終於得以「跨過去／轉型」（transitioning）並被允許穿男裝、愛女人、展演男人的社會角色之分析，使得性別展演論與跨性別行動主義對於男／娘（S/he）³ 等非順性別者的生活處遇，及其如何鬆動或「奪取」各種社會權力的關

注，具有高度的指涉性。男／娘在本研究中意指流動於女同志 T 跟跨男之間的性別自述與跨越狀態，其存在體現在相當程度上得以鬆動既定（跨）性別類目的穩定性與單一性。

其三，呼應前述扮裝皇后、男／娘、非二元的性別展演實則與法律權利的社會禁制維繫著一種模稜兩可（ambivalent）或矛盾（contradict）的辯證緊張，Butler (1997, 亦見 Fraser, 1997) 進一步主張性／別困境所衍生的傷害、權力效應以及因應之道，絕非座落於批判唯物論者（或 1970、1980 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口中「僅僅只是文化的」（merely cultural）的象徵層面，而是與法政運作的物質維度緊密相繫的社會現象。對此，Butler (1997) 進一步呼籲我們應當更敏銳地正視是否有任何認知體系拒絕看到（甚至是其所主張或陳述的）概念和制度之可能轉變，又或透過各種性貶抑（sexual degradation）的殖民手段試圖削弱酷兒鬥爭（queer struggle）的力道。Butler 拒斥所有將差異加以諷刺或馴化、以便排除的設定。這有助於吾人理解，跨性別政治在法政改革上的各種衝撞群像本就是顛覆又紮實的性別展演性和行為能動性（agency），其旨在揭露主流既定的各種制度和框架的「理想狀態」如何看似完備，但實則言過其實的荒謬與焦慮。

事實上，1990 年代跨性別研究的浮現以及 Butler 躬逢其盛的性別展演論，不僅與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有著智識上的連結，更重要的是其欲回應和展演的是全球資本形式下二元性別觀的岌岌可危。性身分與認同的連貫性、男女二分的不可共量性等過去被自然化的概念思維，此刻被迅速帶入另一個認知架構，其中存在著多樣特殊的人類存在形式和意義軸線（Stryker, 2006）。於此時取得代表性修辭位階的「跨性別」（transgender）一詞，理論上該是一個「多重決定論的建構」（an overdetermined construct；同上引，p.8）和「我們對於身體如何具有意義的混搭故事」（mash-up；同上引，p.9）。該詞彙對於身體意味著什麼？再現如何運作？何謂正當性的知識？抵抗從何而來？等系列問題的思索，問題意識化為以下幾點需要持續推敲的關鍵命題：當「性別像是社會裝扮」（gender as social costume, Williams, 2012, p. 11）時，何以扮裝具有展演性和社會實踐性（Prince, 1978, 1991）？身體的桀敖不馴與性／別不順從如何召喚主流價值體系遂行反撲？甚至，跨性別研究和運動如何看待想要回歸性／別秩序、獲得社會歸屬感的

「跨性者」(transsexual)？這些命題正是性別展演論試圖解碼，卻又同時引人非議之處。

或許性別展演論成為當代跨性別研究的「聖經」，是場美麗的意外。Butler (1993b, p. 24) 說到：「在 *Gender Trouble* 中也許不超過五個段落在寫扮裝，讀者卻經常性地引述這些對扮裝的描述，彷彿這就是得以用來闡述展演性意涵的『範例』」。Butler 在字裡行間花較大篇幅關注的，確實不是跨性別，而是男、女同志在論述建構和物質場域中的困境，以及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深化、轉化和再佈署。但即便 Butler 有如此謙遜甚或不解的坦言，本身為跨男更是跨圈代表人物之一的 Jay Prosser (1998) 仍肯認 Butler 性別展演論的關鍵啟發，在其「可能的跨性別化」(a possible transgendering；同上引，p. 29)。亦即 *Gender Trouble* 有效地將跨性別理想化為一種酷兒的超越／愉悦力量，此舉讓性與性別之間的定型化連結就此被瓦解，這就是跨性別不同於順性別 (cisgender) 的基本定義。身體、要緊的身體 (bodies that matter) 在此更有機會化身為一個開放文本、衆聲喧嘩的行動方案 (Francis, 2012)。

本研究始於肯認性別展演論在當代跨性別研究中的經典位階，但又無法漠視 Butler 對此的困惑。更重要的是，本研究進一步發現跨圈在盛讚性別展演論的同時，對於 Butler 的論述其實又愛又恨。例如 Prosser (1998) 在稱許 Butler 的段落後，旋即大力批判其對跨性者的性／別選擇或性跨界的積極意義略過不談，而僅在意她眼中具有進步意識的性別跨越與酷兒展演。跨性別觀點對於性別展演論的肯定和批評是否合理，或在何種基礎上具有說服力？性別展演論如何被勾勒並再思其「可能的跨性別化」？我們又如何從性跨界和性別跨越這兩個性別展演論所應涉及的端點進行延展與例說？這些均為本研究的動機。

以下，本研究先從跨性別解讀 (a transgender reading) 的觀點⁴ 看 Prosser 如何勾勒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並論及 Butler 所陳述的透過扮裝以動員意義的顛覆，確實是其重大貢獻。然而，社會建構論與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屬性卻使得性別展演論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某種跨性別盲點 (transgender blindness)，以至於無法確切地推敲性別展演的超越和反抗性。透過皮膚自我 (the skin ego) 和後跨性

論（posttranssexuality）等觀點及其對生物身體面向的強調，本研究將指出性別展演論或有稍嫌忽視跨性者的肉身存在之嫌，甚至無視跨性者欲藉由醫療手段而獲得社會歸屬感的心理動機、企圖及其所形構的「構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效應。最後，以 1950 年代台灣首起「跨男疑雲」的劉敏事件為例，本研究將直指男／娘當道得以再探性別展演之「可能的跨性別化」並進行有意義的過程分析和倫理判斷。

貳、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及其未竟

Prosser (1998, p. 26) 指出，Butler 之所以對跨性別研究造成實質影響，乃係性別展演論呈現出如是的推論：「跨性別=敢曝=酷兒=展演性」。其中，敢曝是一種虛張聲勢、言過其實、極盡誇大的表演姿態和酷兒美學。而 Butler 被視為是「對敢曝的學術貢獻最大之人，因其指出敢曝的政治顛覆潛力」(Bergman, 1993, p. 11)。她甚至把敢曝「成功地帶往一個高段的理論」(Prosser, 1998, p. 25)，據此使得跨性別行動主義有了相當明確的政治性和酷兒性。

一、性別展演論的論述邏輯

Prosser (1998) 於上述等同鏈中把跨性別接枝於展演性的推敲，源自於 Butler (1999, p. 141) 在 *Gender Trouble* 一書中對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的格言「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毋寧是變成的」之解讀。按照 Butler 的說法，波娃雖然旨在陳述女人的類目是一個變動的文化養成，是一組在文化場域中的意義，但是她也等於確認了人天生就有既定的性，「因此人才可以被性化 (being sexed)」(同上引, p. 142)。Butler 繼續說道，相對於性別是養成的，性在波娃的論述中是不變且不可被改變的，這可謂把性給先驗化。

Prosser (1998, p. 29) 以其慧眼聰敏的洞見指出此即性別展演論

之「可能的跨性別化」，這是與「性」的僵化論加以脫鉤的視野。亦即，波娃從未擔保這個變成女人的人必然就是女「性」；而擁有特定的性並不意味著會變成一種特定的性別。易言之，『女人』不需要是女性身體的文化建構，『男人』也不需要被詮釋為男性身體的文化產物，……性化的身體可以成為許多不同的性別」（Butler, 1999, pp. 142-143）。這即是跨性別的定義。

於是在社會建構論的基礎上，Butler 提出了以下的說法：

……當扮裝皇后藉由模仿性別（in imitating gender）創造出一種單一的「女人」圖像，不正彰顯出那些性別經驗如何被異性戀機制給錯誤虛假地自然化，以及性別本身的模仿結構及其偶然性。的確，部分展演的愉悅感、暈眩感，在於面對那些在常態上被認定為自然和必要的因果一致之文化形態時，體認到性與性別之間基進根本的偶然性。將異性戀融貫性（heterosexual coherence）置換掉，我們看到性與性別藉由展演而被剝除其自然性（Butler, 1999, p. 175）。

上述引文具有相當關鍵的跨性別意涵。論者指出，Butler 所陳述的男人可以不是男性、女人可以不是女性，這不僅開啓了性與性別之間的開放空間，也傳遞出如是的主張：「性別完全不是本體論的目的論敘事，像是有一個性化的身體（女性）首先被承認，然後最後則是性別身分（女人）作為一個清晰的終點」（Prosser, 1998, p. 29）。據此，Butler (1990, p. 8) 宣示「性『始終都是性別』」（sex, by definition, will be shown to have been gender all along）。而性別乃是一個重複的身體風格化。⁵

對此我們可以說，Butler 在 *Gender Trouble* 中確實藉由扮裝皇后的諧擬展演和言過其實塑造了跨性別主體，其旨趣是用來解構「性」或徹底地去性化。此外，從上述直引段落藉由扮裝（皇后）之展演性控訴「異性戀融貫性」來看，Butler 已在跨性別和同性戀之間構築了一個看似隱約實則顯著的結盟，以至於跨性別就是同性戀的象徵符號、就是同性戀明確的體現。扮裝對異性戀性別氣質預設的暴露或諷喻，使其得以對異性戀如何透過賤斥同性戀而生產自身，提出批判性的闡釋。對此，Butler (1990, p. 66) 說「顛覆和諧擬的匯聚，形塑了男、

女同志的文化」。

事實上，跨圈對 Butler 的肯認關乎 Butler (1990, p. x) 確實將所有的性別都視為「一種持續的矇混過關為真實 (passes as the real)」的模彷過程。矇混過關一詞所描述的性／別行為和效應，是跨性別研究的重要主題。然而，性別展演論與酷兒理論高度靠攏的態勢（尤其是 Butler (1993b, p. 20) 雖然對酷兒一詞過於廣泛的涉獵有所疑慮，但仍主張該詞彙有其「政治上的必要性」），卻也讓跨圈開始反省 Butler 的某些宣示和推論——尤其是她把性／別「去本體化」的主張。

Prosser (1998, p. 28) 說，我們如果停下來仔細推敲，應該可以注意到為了讓跨性別的展演得以成為一種社會實踐，*Gender Trouble* 非故意為之地創造出兩種可能的解讀：其一，性別展演性意味著演出一個人的性別，彷彿性別像是可以被任意挑選的戲劇角色；其二，「所有的跨性別都是酷兒，因此是三段論法的一種顛覆」。亦即，酷兒意味著顛覆，而跨性別就是酷兒，因此跨性別等同於顛覆。

針對第一種解讀，呼應前述提及「性別是種社會扮裝」(Williams, 2012, p. 11) 所主張的在日常生活中「做」性別的倡議，吾人不難發現 Butler 的性別展演論似有一種「基進的唯意志論傾向」(Prosser, 1998, p. 28) 或「反物質主義」(antimaterialist；同上引)。性別在此彷彿像是扮裝皇后的衣著服飾，可以被隨意志而穿上、脫下，自由移居。Butler 當然不同意這種解讀。於是，她特別強調重複引述方為展演性。亦即，就像法律需要被引述才有效力，性別的功用也必須透過我們對其加以引述或者我們被迫引述它，才得以想見顛覆和解構的縫隙。對此，她仔細地對比「展演性」的困勉而行 vs. 唯意志論的「展演」之差異：

我們無法就此得出結論，說被展演的性別的部分因此就是性別的「真理」；展演作為一種有限度的「行為」，它和展演性的差別在於後者由規範的重複而構成，而規範先於、限制著、超越了展演者，且因此不能被視為展演者的「意志」或「選擇」之建構；更進一步說，「展演」就是對至今仍不透明的、潛意識的、不可展演之物加以隱匿（如果未被棄絕）。將展演性簡化為展演，乃是一個錯誤（Butler, 1993a, p. 234）。

按照上述引文，展演與展演性最大的差別，在於後者正相反地揭

葬、暴露、彰顯主流性別體系想要去遮蔽、掩蓋的部分，因此展演性並不等同於隨意穿脫的扮裝。事實上，Butler（1987）確實在 *Gender Trouble* 問世之前，就直言反對性別的唯意志論。然而，當 Butler 急切地想要澄清讀者對其觀點流於唯意志論的「誤讀」之際，她也弔詭地將展演性賦予了對性別模仿結構加以再意義化之內在固有特質，彷彿展演性就必然意味著顛覆。正是在此，性別展演論與酷兒理論得以緊密扣連。這樣的扣連清楚展現在她對民族誌紀錄片 *Paris is Burning* 中，其中一位跨女 Venus 之死的詮釋上。該片是導演 Jennie Livingston 取材自紐約哈林區夜店酒吧裡，衆拉丁與非裔扮裝皇后的舞會競賽。

二、性別展演論的「跨性別盲點」

Venus 是一位生理男、術前的 MTF（male-to-female）跨性者，即跨女。她在片中並不是舞台上以妖嬈展演各種媚態的扮裝皇后，而是在外觀打扮、嗓音聲調和身形輪廓上都極為女性化、極容易矇混過關為真女的樣子。隨著影像敍事的行進，Venus 對著鏡頭訴說著自己努力尋求性的實質轉換，更希望能找到一個疼愛她的男人給她一個位於郊區的家和避風港。然而，在某次性交易的過程中，Venus 被直男客發現其男兒身的事實，因此遭殺害。Butler（1993a）認為，這場謀殺除了是象徵秩序意圖消滅性的再意義化（resignification of sex），更反映出「恐同暴力」（同上引，p.130），因為正是 Venus 仍保有陰莖，使其被暴力殺害。更有甚者，相對於舞台上努力「做」性別的扮裝皇后，透過身體示現一種挑戰和轉化的能動性，Butler 暗示跨性者的矇混過關就撼動霸權制約而言應該是失敗的。因為逾越的跨越在 Venus 追求回歸性／別二分法之際，等於同時銘刻和鞏固了象徵規範的位階。

Prosser（1998）對 Butler 的解讀表示不滿。Prosser 認為 Venus 身上縱使仍保有陰莖，但並不等於她是一個男同性戀。她的死亡並非恐同的效應，而是「恐跨」（transphobia；同上引，p.47）。⁶恐跨暴力直指並非身為有色人種男同志，而是「無法成為」（同上引）有色人種的異性戀女人，才是 Venus 被謀殺的原因。所以，Venus 之死毋寧是主流性／別體系對於身體逾越和性／別不順從者的壓迫。

再者，Prosser（1998）指出 Butler（1993a）確實賦予 Venus 得再意義化象徵秩序的潛力，這正是酷兒理論和性別展演論交會之處。因此在 Butler 的字裡行間，有將異性戀／僵固性／字義化 vs. 酷兒／展演性／去字義化二分的態勢，據此烘托和背書酒吧裡扮裝皇后所體現的自由、活潑與光鮮亮麗。不過，Butler 當然並不意圖強化這樣的二分法，而是要指出、暴露這個二元論的曖昧與矛盾。因此，在死亡之時仍保有陰莖的 Venus，可謂確切體現了異性戀霸權對性慾望在同與異之間擺盪的失序焦慮。然而，一旦 Venus 敘說自己懷抱完全變性的慾望和夢想，她的異質肉身所啟動的「酷兒張力」就因此關閉了。

對此，Prosser（1998）直指 Butler（1993a）對逾越的討論和堅持使其認定 Venus 背棄了酷兒顛覆的承諾。而這樣的認定接近一種「批判性悖論」（critical perversity；同上引，p. 49）。它表面上看似是一種對傳統價值觀的挑戰或顛覆，但實際上除了讓主體的真實生活顯得極為不安全（因為如果 Venus 變性了，她至少比較有機會免於被暴力謀殺），更使得性別展演論呈現出一種「跨性的昇華」（同上引，p. 55）。因為 Butler 認定唯有性中間地帶的跨性別狀態方具有酷兒性，方得以作為顛覆主流的社會建構論和性別展演性。因此我們看到 Butler（1993a, p. 132）直言「一種包藏著拒斥的『認同化』」（the “identification” is composed of a denial）、「一種說回去」（a kind of talking back；同上引）的行為，乃是扮裝的展演性最關鍵的部分。例如一個打扮成女人的男人／酷兒在舞台上得以演出霸權異性戀文化中的陰性氣質。這樣的展演性使其成為了「女人之外的女人」（out-women women；同上引）和某種「怪胎的陰性化」（feminization of the faggot；同上引），而非色情經濟中試圖抓出一個男人來保護自己的市場商品。

據此我們可以說，Butler 讓酷兒研究創造了跨性別主體，也將同性戀建制化為酷兒。Butler 對跨性別的酷兒收編，恐怕流於一種酷兒中心論和酷兒優位論，甚至是極端的社會建構論。這並非以跨性（別）主體經驗為本的涵括。影響所及，酷兒理論的極端建構論對某些跨性（別）者的體現經驗，傾向略過不談。此即本研究所言之「跨性別盲點」，一種看似捍衛跨性別者權益但又淪為單一化的跨性別定義。對此有論者指出，酷兒研究有時候遍佈著同性戀霸權。同性戀霸權除了把自身放在比異性戀更高的位階，更產生一種內部的排他性或階層化，

對男、女同志之外的其他性別模態（尤其是本質論的身體觀）感到厭惡反感、甚至無視（Hartford, 2011; Stryker, 2006）。

Butler (1993b) 對於上述的抨擊有所回應。首先，她指出跨性別與同性戀酷兒之間並無預設的身分認同連結，因為「不僅僅許多扮裝皇后表演者是異性戀，認為同性戀透過展演性而得到絕佳闡述的說法，也是種錯誤」（同上引，p. 25）。所以，扮裝作為跨性別的一種認同化的行動「並非用來思考同性戀的經典範例——即使它可能是一種」（同上引）。其次，Butler (1993a, p. 125) 強調扮裝並不一定是種顛覆，因為「扮裝也許會被用來同時服務去自然化與再理想化那言過其實的異性戀性別規範」。也就是說，「跨性別酷兒 (transgendered queer)」

(Prosser, 1997, p. 312) 的扮裝表演也可能是對異性戀美學和框架的效尤，這使得展演性被重新納入它想要去再意義化的性別規約之內。因此我們都看過某些主流的影視文本以直男、女扮演跨性別者，其中的扮裝表演甚或基於喜劇幽默詼諧，意在彰顯和「回溯性地確認」異性戀機制本身的某種變動性、開放性或相對寬容。

惟，什麼樣的展演性是種顛覆？這是 Butler (1999) 在 *Gender Trouble* 就曾提出，於 *Bodies That Matter* 一書中又以「模稜兩可的扮裝」(ambivalent drag; Butler, 1993a, p. 124) 為題再度拋出的提問，至今仍無解。事實上，我們缺乏適切的過程分析和倫理判斷，去細緻地區分 Butler (1993a) 所述的展演 vs. 展演性的不同。至於何種跨性別的姿態具有 Butler 所投射的「模稜兩可的不服從」(ambivalent disobedience; Wesling, 2011, p. 116) 特質？我們僅知道在性別展演論中，那必然是一種與本質身體和肉身改造無涉的惑亂 (trouble) 意志。

綜上所述，本研究充分意識到 Butler 的性別展演論對當代跨性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跨性別酷兒得以將性的生物基礎與生殖主義轉移到「性別」的社會建構，以挑戰異性戀性慾和性別模式的自然化與二分法。無怪乎論者指出，「若沒有 Butler，跨性別研究不會有現在的萌芽茁壯」(Prosser, 1997, p. 313)。然而，極端社會建構論的性別攻略也使得 Butler 確有貶抑和排斥跨圈中，以主流性別價值觀加諸己身的跨性（別）者之虞，認定其跨過去／轉型和矇混過關的心念嚮往乃是投降主義式的棄守。這裡，扮裝在特定跨性（別）者的肉身展演中，也因此不再預示著曖昧多義或性別不妥協。據此，性別展演論無法想像

跨過去／轉型可能是在性別化秩序中不同位置之間的移動歷程 (Connell, 2012)，也無從認定跨性者的存在並不會馴化抽象的性別未決 (abstract gender indeterminacy; Caselles, 2024)，反而會創造象徵體系和挪用／引述行為之間的滑動效應 (slippage) 或生活經驗和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 (Lewis, 2024)。

但令人意外的是，Butler (2001) 在針對加拿大一起雙胞胎男孩其中一人因醫生在操作包皮切除術時的醫療過失而被變性為女，以女性的性別社會化方式教養，但最終仍難以抹去對自身女體的厭惡進而選擇透過（二度）變性手術重建陰莖之案例分析中，Butler 坦言社會建構論（和性別學習的後天教養論）無法全包式地加諸於某些跨性（別）主體之身／生。Butler 甚至指出有一種性別觀「連結至主體原本的生殖器官，認為有一個內在真理和必然性，是不會被後天的社會化給改變撼動的」(同上引, p. 625)。Butler 在這個案例中的主張與其在 1990 年代的社會建構論有所不同 (王孝勇, 2022) —— 雖然這尚未構成某種認識論斷裂。環繞在身體、本質肉身的跨性者社會實踐，或許也有深化性／別政治以開啟更彈性的性／別想像之物質條件。

參、跨性者的重返與「後跨性論」

過去對跨性者的跨過去／轉型持負面意見或將其認定為政治倒退，主要關乎對性別確認手術的否定。

有論者從醫療的角度指陳荷爾蒙、性腺無法在手術中被置換，跨性者所變更的生理性是極為有限的。還有論者主張過度「性」化的舉措無法關照到「性別」的社會文化層面與意涵。也有論者認為如果性和性別皆為展演性，那麼在理論上就意味著已經沒有性了；既然如此，跨性者要去改變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Fausto-Sterling, 1992, 1993)？當代反對變性手術的頭號人物 Janice Raymond (1979) 則直指跨性者乃是一個邪惡陽具帝國的建構。跨性者試圖將女性型態簡化為人工產物，且為了一己之私而挪用之。這等於是強暴了真女的身體，瓦解了女人的空間。

Prosser (1998) 統整上述觀點指出，這些反跨敵意主要是認定跨性者也許會「看起來像是」一個女人，但永遠不會「感覺像是」或者「真正成為」一個女人。跨性者基本上被視為「雌雄同體的怪人」(同上引，p. 64)。

然而，本研究在此要追問的是：如果跨性者在身體改造後仍無法矇混過關，充其量只是人們揶揄、嘲諷、暴力以對的他（她）者，且對主流既定的性／別關係並不構成威脅，那麼為何會招致大張旗鼓的批判？難道不正是因為手術刀的施為其實並不能單一定型化地等同於跨性者在術後銷聲匿跡地回歸於性／別二分體系，圖謀成為毫無疑問的男人或女人，所以主流的性／別秩序才必須對岌岌可危、搖搖欲墜的二元論霸權賦予更全面的規訓權力（更遑論 1990 年代以降，有越來越多的跨性者選擇不動刀，甚或（不）接受各種程度不一的荷爾蒙治療，以活出真我）。對此，Prosser (1997) 的皮膚自我觀試圖回應性別展演論的跨性別盲點。

一、Prosser 的皮膚自我觀

Prosser (1997, p. 319) 首先透過變性敘事 (transsexual narratives) 的研究，直言 Butler 性別展演論的侷限在於其將生理性徹底地解構和置換，這無助於理解跨性者為何需要近用醫療的「最本質的感覺」。Prosser (1998) 進一步主張，所謂的跨性者本體論並非完全等同於「主體被囚禁於錯誤的性身體之內，且試著逃脫」(同上引，p. 68)。比較適切的說法，是跨性者「身處在錯誤的第二層皮膚之中，並闡述想要脫去或剝除這層皮膚的慾望」(同上引)。Prosser 在此延伸 Anzieu (1989, 1990) 的觀點指陳：

把身體的物理皮膚視為自我形構奠基的首要器官，它的處理、觸摸、掌握——它感覺到的我們的經驗——個體化了我們的心理／精神運作，並且十分關鍵性地讓我們成為我們是誰。處於身體內部和外部之交界、在你與我之間的分離點和連結點，皮膚乃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重要的介面，也是在生理的、精神的和社會的之間的重要介面。它……也是我們首要的與彼

此和世界溝通的模式（Prosser, 1998, p. 65）。

Prosser (1998) 認爲皮膚像是座落於心、身和內、外之間的交界並具有物質性，而不只是隱喻或論述。從皮膚是身體經驗所在的場域，而在其上的表面則是身體的心理投射這點來看，主體性構成的首要之務就是擁有自己的皮膚，繼之把皮膚視為人可以體驗的一個空間或媒介。在此，我們可以看見變性敘事的自傳陳述中，跨性者透過變性手術或各種醫療干預，意圖重建這個「不是我的身體」「成為我的」（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024；金星, 2006；愛里, 2020；趙庭輝, 2019, 2020；慧慈, 2004；Martino, 1977／王義工譯, 1980；Nutt, 2015／葉佳怡譯, 2017）。變性手術絕不能無縫接軌地、去脈絡化地等同於性／別二分法的再確認，跨性者也絕不可被機械性地理解為虛假的意識形式。

Feinberg (1993) 在其半自傳小說 *Stone Butch Blues* 中所塑造的生理女 Jess，因尋求變性而服用了睪固酮，也做了平胸手術。他（她）在開始荷爾蒙治療後的某天早上，對著浴室中的鏡子產生這樣的「本體感覺」：

當我刷牙時，我瞥見鏡中的形象，重複看了兩次。我的臉頰長出了鬍子。我的臉部線條看來更為有稜角。我脫掉我的T恤和BVD。我的身型顯得瘦長和堅挺。我的臀部也變小了。我可以確實看到我手臂上的肌肉，這是我過去沒有的。……我用肥皂洗了一個熱水澡，享受著我的手觸碰皮膚的感覺。好久好久我沒有像這樣感覺到我的身體回家了（Feinberg, 1993, p. 171）。

不同於過去在女同志 T 的階段經常以束胸和寬大的西裝掩蓋自己的女體線條，上述引文透露出 Jess 站在鏡子前望見自己正在跨過去／轉型的肉身，不但毫無羞恥感，更有種愉悅的熟悉感和歸屬感。跨性者藉由強調女性是異地，陽剛性才是返家的歸途，某種程度訴諸的正是雌雄同體、一體雙身所帶來的認同。Jess 此時是保有女性生殖器官但已摘除乳房，且因為服用睪固酮而導致暫時停經的狀態。Jess 描述到，這是「給自己的一個禮物，讓我的身體回家」（Feinberg, 1993, p.

224)。

上述我們清楚看見跨過去／轉型和醫療手段所具有的實質意涵和儀式性。對跨性者而言，某種程度的「肉身再挪用」，不僅是一種治癒和改變，更像是針對身體形象失真的解方，藉此把不想擁有的器官移除，以還原跨性者的本質和真我。同時，肉身再挪用也是某種社會「整合」的儀式，它讓主體在日常生活和人際互動中較能夠矇混過關為「非跨性者」。性／別身分在此從「做」(doing)、「展演」轉化為「成為／存在／就是」(being) 的血肉之軀。

據此，性別重建或醫療干預並非「反跨性道德論者」（例如 Janice Raymond）所控訴的是對真女的殖民和剝削，更不是一種肢解健康身體或非必要的美容美體手術。跨過去／轉型所開啓的社會整合儀式，無疑是一個同時關注跨性者物質處境和再現實踐的重複展演與再意義化過程，更是跨性者審時度勢的自我決斷。有趣又巧合的是，Butler (1999) 在 *Gender Trouble* 最為人引用的段落篇章中，曾以 Foucault (1975/1979) 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的系譜學分析中所說的囚犯心理機制為例，指陳律法並不意圖壓抑囚犯的慾望，因此「法律並未被內化 (internalized)，而是被整合 (incorporated)。透過律法的運作，身體得以被生產，透過身體並於身體之上指涉律法」(Butler, 1999, p. 171)。在此借用 Butler 的分析模式，我們可以說，主流既定的價值觀並非外在於 (external to) 跨性者身體的力量，而是銘刻於 (inscribed on) 跨性者身體之上的社會意識。當然，這樣的社會意識因為跨性者所生產、體現、指涉和再意義化的性／別惑亂效應，而充滿著自身無法整全的焦慮。

必須釐清的是，上述對跨性者身體改造與其個體和社會意識生成的討論雖挪用自 Butler 所述的性別展演和模仿，但有別於 Butler (1990, p. 8) 「一切皆屬性別」的立場，跨性者各種程度的身體打造一方面聚焦於「性」(而非 Butler 所在意的「性別」)，另一方面更透露出言過其實的扮裝反而消弭了跨性（別）者的真我感（因為言過其實的扮裝反而易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引人側目和非議）。對此，論者主張，即使「矇混過關」與酷兒理論「出櫃」、「敢曝」的語藝戰略位置簡直天差地遠，我們仍應該肯定矇混過關的價值 (Prosser, 1997)。因為某些人想要擁有歸屬感、被接納、被以自己認定的性／別角色被看見。這樣的內在

心理需求不應被漠視，也不等於政治意識的倒退。它毋寧是跟主流價值體系和性／別觀周旋顛頽的暫時性結果。跨性者在此縱使冒著「本質論的風險」(Prosser, 1998, p. 17; Sedgwick & Frank, 1995, p. 513)，卻也是必須回應的倫理承擔。

然而，隨著身體日漸變化，*Stone Butch Blues* 的主角 Jess 某天又是站在鏡子前時突然產生了我是誰的認同置疑。他（她）說：「我可以看到那個矇混過關的、被當成男人的那個我。但連我自己也看不到，在我表面下那個更深層、更複雜的自己。……我直接成了『他』，一個沒有過去的男人」(Feinberg, 2004／陳婷譯，2006，頁 368)。這段自白是書中最富張力的轉折點。Jess 因此停用了荷爾蒙，也讓自己越來越不陽剛，逐漸無法矇混過關的身體於是重新陷入被男人以暴力對「假小子」相向的日常循環，月經亦重新上身。Prosser (1998) 對此指出，Jess 從跨性者經驗出發，但最終體驗到矇混過關必然會消弭自身真切實際的過往生命歷程，所以選擇放棄矇混過關為男人，坦然作為一個男／娘、跨性別女人 (a transgendered woman) 或無法歸類的女人。在此，矇混過關反而成為了一種「身分的不存在」(identity's unbecoming；同上引，p. 185) 和「性／別的去本體化」(同上引)。而不同於酷兒理論和性別展演論所述的主體藉由重複展演獲致自我感，Jess 則是因內在非男、也非女的跨性別男／娘身分決定了她對自我的感覺。他（她）的自我唯有在親身經歷過荷爾蒙治療和手術，在肉身上「跨性別了」自己「之後」才進生。此一進生更是在接受全套變性手術「之前」。⁷

這裡，Jess 非男非女、既男既女的雌雄同體和男／娘狀態，可謂體現了性／別官能得以接合各種異質的性身分與認同，藉此創造曖昧多義、未決開放，甚至是各種疆界互相滲透的性／別意識與類目。亦即，「跨性者」可以選擇不要矇混過關，自我界定為「跨性別」的主體也可以動手術來重塑肉身。當代對跨性者 vs. 跨性別者的區分慣以「生殖器的永久轉變」來論斷前者不同於後者的生理與認同差異，如今在 Jess 停用荷爾蒙的男／娘肉身上，不再有簡化的區別。Jess 從「性」、肉身改造、本體感覺的層面上，實際操演了 Butler 在「性別」範疇裡所述的模稜兩可扮裝。當代跨性別研究對此佈署了更為基進的行動方案。

二、從矇混過關到現身政治

其中一位撰文批判反跨性道德論的研究者 Stone (1991) 提出了「後跨性論」，疾呼跨性別的運動戰略應該考慮懸置矇混過關，改以各種異質性出櫃現身。現身在此成為了一種政治行動。Stone 基本上認為，如果某人計畫要去搞消失，那我們很難去生產一個反抗論述。唯有「被辨識出來」(同上引, p. 305)，我們才有機會彰顯主體生活經驗的多重衝突性與曖昧多義性：

矇混過關之人就是對先前性別角色的抹去，或是一個貌似真實歷史的建構。絕大多數跨性者選擇性別重建手術時，約在 30 到 40 歲，這意味著要去消除抹去的是他們個人經驗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我認為這個過程，對跨性者和對醫療／精神體制兩造雙方而言，乃是一種共謀，抹煞了一個跨性身體將其生活奠基於活在「雙性」狀態之可能性 (Stone, 1991, pp. 296-297)。

從上述引文來看，後跨性論的「後」，意旨揚棄過去傳統約定俗成的變性敘事，甚至放棄矇混過關。它更呼籲將主體的變性史往前解讀和揭示，以鬆動部分跨性者想要去建立的那個性別化的整體性。Stone (1991, p. 296) 相信在被解讀中，跨性者有機會去建立的「並非一個階級或者問題化的『第三性別』，而是一個『文類』。這是一系列的體現文本，其潛力得以對結構化的諸性慾和尚未被探索的慾望光譜加以『生產性的』解構」。而當「跨」一詞被賦予政治性時，特定的權力語藝效應亦從中迸生：

去解構矇混過關的必要性，意味著跨性者必須要對「所有」他們的歷史負責，要開始去再接合其生活且並非用一系列的抹除記憶以服膺傳統框架中的女性主義，而是一種藉由重新挪用差異和重新宣稱，再塑和再銘刻身體的權力所啟動的政治行動。……跨性者身體的多重失序性所生產的，並非不可化約的單一異質性，而是無窮無盡的複數異質性 (Stone, 1991, pp. 298-299)。

上述引文有以下兩點值得強調。首先，Stone 確實肯認一個不以矇

混過關為務的跨性（別）者形象，但吾人並不能就此認定矇混過關乃是替僵化的本質論、父權主義甚至是資本主義的變性「金錢生意」背書。那樣的說法才是毫無政治意識的決定論斷言。Stone 的主張明顯是把現身給運動化、基進化，使其得以具體深化當代性／別政治的顛覆性。而後跨性論所主張的主體自我宣示和倡議，與當前跨性別研究以「自由闡述」（free expression; Boswell, 1997, p. 53）為新典範的立論，並無二致。

再者，後跨性論得以示現一條嶄新的、不可預知的生產性路徑，用以將重新形塑的身體描繪進傳統約定俗成的性／別框架之內並將其瓦解。這使得 Stone 的說法明顯借鏡自 Butler 的重複譜擬展演性。我們在此或可大膽地說，當代跨性別研究從矇混過關到現身政治的演化，得以「精美地重返」性別展演論所示現的酷兒性。而這條路徑確實也影響了後續年輕世代的跨性（別）主體肯認到在矇混過關之外，仍有其他的行動方案，像是以性別不順從者的身分被辨識和出櫃（Bornstein, 2016）。

據此，現身政治與矇混過關兩者可謂架構出一種交織性。因為至少在 *Stone Butch Blues* 的 Jess 案例上，男／娘和其異質肉身組合一再體現了若無本體感覺與矇混過關的生活嘗試和自我意識牽引，跨出去／現身無法承繼或延展跨過去／轉型所構築的跨性者語藝資源，尤其是其中的性／別意識、社會意識和權力關係。據此，權力關係的再意義化關鍵或許並不在跨出去／現身 vs. 跨過去／轉型的二分，或於其間二擇一的性／別選擇和階序，而端視性別展演性的特定「性身分」、「性身體」（而非「去性化」的模稜兩可扮裝）是否能在差異（difference）中生產並維繫著律法、社會禁制、性／別規範與權力話語的「之外」。這種「之外」在本體論上並非真正的域外，它仰賴的是其正面對應部分（its positive counterpart）的支配性（domination）所建構的權力關係（與裂隙），及彼此難分難解的辯證緊張。對此，Monfort (2024) 以「構成性外在」的觀點進一步延展了性別展演論在應用上本就內蘊，但卻從未被清楚言明的過程分析和倫理依據：

繼 Butler 之後，我想提出，這些〔性類型規範性的〕政體
(regimes [of sex-generic normativity]) 同時生產、且被一個構

成性外在給生產，……這個過程定義和劃界了所有被排除在規範性之外的事物，且沒有獲得本體論的地位。……這是一種真正的抽象化，它使得物質對應其內容，以組織社會關係整體的社會再生產。因此，這種構成性外在是透過與社會實踐和社會關係的負面關係（negative relation）來定義的，其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價值所中介，而當價值制度化時，就會產生規範性的政體（Monfort, 2024, p. 277）。⁸

上述引言與 Butler 性別展演論最大的不同，在於 Monfort 道盡了無論是跨性（別）者乃至於酷兒主體，得依其性別不順從的「性身分」（亦即身體的物質性無法對應社會關係所僵化預設的抽象內容）所體現展演「域外」、「構成性外在」此一相對於主流制度的負面關係位置，據此往重複引述地暴露性類型與性規範內容本身的支配性（而不只是差異性）。Monfort 也並未如性別展演論所預設或暗示著某種介於中間狀態的跨性別化方具有或較具備顛覆性。而矇混過關、定於一端或選擇現身的各種跨性（別）者如何在性／別展演中體現自身與規範性政體的「不穩定的共存」（an unstable coexistence），是本研究主張性別展演論「可能的跨性別化」應從性別端的原初側重微調至身體性並對後者的性／別惑亂效應加以肯認和耙梳，繼之透過實際案例進行過程分析並進一步生產倫理判斷的依據。

本研究對性別展演論的再思，得轉化為以下三個交織黏著的分析視角和評估切點：(1) 權力以何種策略生產它意欲壓抑的跨性（別）主體；(2) 權力生產跨性（別）主體的機制如何展現其整合性與強迫性；以及 (3) 跨性（別）主體的「構成性外在」位置如何招致反撲、錨定和制約，從中展演性地揭棄權力關係恐難以遂意和整全的性／別惑亂效應。前兩點從性的端點意識並試圖化解 Butler 性別展演論過於強調性別所產生的跨性別盲點，第三點則有待實際的案例分析來具體說明馴化／反抗、臣屬／主體化之間的界線如何被重複引述和鬆動顛覆。

對此，本研究將以 1950 年代台灣首起「跨男疑雲」的事件主角劉敏所自述和被再現的跨出去／現身過程，提供例說。

肆、劉敏事件：1950 年代台灣首起「跨男疑雲」的例說

一、事件背景、資料蒐集與分析步驟

1954 年 12 月 9 日，《中央日報》率先揭露台南市有位服務於私立幼稚園的男子，因多次躲避國民兵體檢終於被發現其為「變性人」的事件。事件主角名為劉敏，本名劉玉貞（真），出生於北平。報載他（她）為原生生理女，在結婚生育後因食物中毒、生病或產後中藥進補而致使生殖器開始日漸變異，「有兩肉瘤生出」（中央日報，1954 年 12 月 9 日），因此施行手術試圖加以矯正。然而，術後的劉敏卻逐漸「男化」（同上引）。時逢國共內戰，劉敏索性拋夫棄子、穿上男裝從軍，於 1936 年隨部隊來臺，期間也會與女人同居並結婚。劉敏見報時，一說已全部男化。軍醫檢查其生殖器發現雖然尺寸較小，但功能如常。惟，不時仍有少許月經自其肛門前的小孔流出。記者觀察他（她）的長相外觀，見其有不明顯的喉結，但走路時卻「臀部高撅，扭扭擺擺」（秦振宇，1954 年 12 月 10 日），說話時「嬌生嬌氣的童音未能完全清除」（同上引）。

劉敏事件見報後，立即引起媒體爭相報導。媒體與大眾最感到困惑和不思議的，是其「本屬富家淑女、變成戎馬丈夫」（譚君炎，1954 年 12 月 10 日）、「美女變大兵」（趙孝風，1954 年 12 月 10 日）的「性變」（中央日報，1954 年 12 月 10 日）經歷。「變性人」（譚君炎，1954 年 12 月 13 日）、「陰陽人」（自立晚報，1954 年 12 月 15 日）、「陽陰人」（聯合報，1954 年 12 月 14 日）、「半陰陽」（秦振宇，1954 年 12 月 10 日）皆是當時劉敏被外界賦予的性稱謂，而這些命名因為同一時期變性大兵謝尖順事件在前，對臺灣社會與民眾而言並不陌生（相關報導確實多次提及謝尖順，見中央日報，1954 年 12 月 9 日；自立晚報，1954 年 12 月 12 日；秦振宇，1954 年 12 月 10 日；商工日報，1954 年 12 月 16 日；趙孝風，1954 年 12 月 10 日）。但不同於謝尖順因被軍醫發現其雙性身體，而後被迫經歷一系列性改造並成為「自由

中國」國家主義大外宣的正面素材（王孝勇，2020），劉敏的性變據其所言，並非肇因或完備於外科手術，而是「身體一日一日長成」的（秦振宇，1954 年 12 月 10 日）。

就身體會隨日而變這件事情來看，劉敏比較接近 1950 年代街頭巷議的犯罪新聞人物曾秋煌。曾秋煌曾在多次因竊盜、詐欺或男扮女裝被捕落網時，對外界表達自己的生殖器官會隨季節而變，據此「逢男說女、逢女說男」（趙彥寧，1997 年 10 月 22 日）。當時媒體對其冠以「人妖」之名（王孝勇，2024）。兩相對比，不同於謝尖順所引發的社會認知是臺灣因本土醫療菁英的先進知識和技術得與西方列強齊頭並進（謝尖順因此可謂「自由中國」之光），人妖曾秋煌則是被極度負面標籤化的性／別他者和賤斥異類。劉敏於其間又會引發何種性／別刻劃？

劉敏事件旋即從媒體報導變成舉國狂熱，引發各界穿鑿附會（姜學豪，2021）。但很快地，各報記者邀集了八位醫學專家共同會診後，發布劉敏「似並非由女性變為男性者」（中央日報，1954 年 12 月 16 日），而是「可能有精神變態」（同上引）才幻想自己從前曾為女人。媒體更指出先前傳出劉敏曾懷孕一事根本就是假的。但於此同時，劉敏仍堅稱自己曾為真女，他（她）甚至在報上書誓立據（商工日報，1954 年 12 月 16 日）。

劉敏自白的性身分用現在的語彙來說即屬跨性者，是正在跨過去／轉型中的女變男「跨男」，亦是因媒體揭露而被迫出櫃的跨出去／現身之「男／娘」。但媒體和群醫會診的最終定調，則將劉敏病理化為因精神異常而有女性認同的生理男，這比較接近汙名化的「跨女」。但啓人疑竇的是，劉敏若為（真男）跨女，那麼他（她）在外觀打扮和日常生活中的男性角色展演、扮裝（有新聞照片為證，見後）、模仿、認同和慾望又如何理解？從何解釋？劉敏為跨女的定調實在有違一般的跨性別認知。

另一點是，相較於媒體在事件發酵初期對劉敏生平及其雙性身體和性變的各種描寫實在精彩，其中有血、有肉、有具體的人事時地物，反而使得令整起事件戛然而止的群醫會診和性／別判定顯得缺乏脈絡與說服力。後者彷若天外飛來一筆，劉敏事件的相關報導因此迅速（被）「噤聲」和「隱匿」。上述種種不尋常，讓劉敏的「跨男疑雲」在 1950

年代臺灣關乎非正典的「性」之相關報導裡，流下了短暫（約十二天）卻離奇的一頁，真相至今不明。

本研究透過 udn 智慧新聞網、聯合智慧庫、臺灣新聞智慧網、數位典藏服務網等資料庫進行「劉敏」的關鍵字搜尋，共獲得 15 則新聞報導為語藝文本分析的素材。文本的時間跨度為 1954 年 12 月 9 日至該月 20 日（見附錄）。分析步驟先採個案導向（emic approach）的歸納法，在反覆閱讀文本的過程中逐漸掌握浮現的類型（林靜伶，2000；Black, 1980）。而此一過程特別側重本研究前述對性別展演論所提出的三個視角，亦即權力的生產與壓抑之雙重性；權力展演的整合與強迫性，以及權力關係的潛在顛覆性。繼之在文本登錄的階段，本研究機緣巧合地發現肖小穗（2000）提出的權力語藝（power rhetoric）批評堪為適切的分析取徑。

權力語藝擅長系統性地捕捉特定事件所涉及的動態複雜之語藝過程和言者角色。其提出本就奠基於 Foucault 尤其是其系譜學時期的權力觀，即是對 Butler 有直接啟迪的部分。透過權力語藝批評的觀點，本研究得以發揮其特別關注言者在語藝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並挪用權力關係之特質，具體掌握劉敏事件中的各種論述觀點之間的權力爭戰。而這樣的掌握仰賴權力語藝提出的三種策略分析：「選擇策略」關注「言者在社會的權力網絡中選擇那些重要的和有意義的權力作為其言論的權力支點」（肖小穗，2000，頁 164）；「內化策略」在意「言者使用哪些語藝策略來達到自然、平衡和適當地內化其社會權力的目的」（同上引）；「聯合策略」聚焦於「言者如何試圖集合多種權力或權利於一身，以壯大自我」（同上引）。

這裡值得說明的是，在選擇策略的部分，權力語藝的視角看似與性別展演論所關注的權力如何生產主體有些微差異。但在 Foucault (1980) 系譜學所強調的權力與抵抗實乃相生相剋的問題意識中，主體形構的施為與權力關係的動態運作之分析，二者並無先後順序或主客關係，而是依境（包括批判旨趣、研究目的）而生的選擇和調整；且言者的語藝力量「只能從一個更大的權力網絡上來解釋」（肖小穗，2000，頁 152），由此可見權力語藝的文本考察與權力話語的佈署實為一體兩面。此外，權力語藝源自語藝傳統著重「言者」（rhetor）的知識特性，強調言者如何在權力網絡中選擇權力支點。這個擅長使其縱

使雖非因跨性別在社會場域中的掙扎求存之道而設計，卻尤其適合分析跨性別主體的媒體再現。

因此，本研究援用權力語藝批評的三策略，輔以前述理論打造的性別展演論三視角，進行劉敏事件的語藝文本分析，尤其強調該事件的語藝過程以及從中體現的倫理判斷。具體的分析重點如表 1。而表 1 所呈現的三過程，乃是本研究依整起「跨男疑雲」的「催化事件」（catalytic event; Darsey, 2006），⁹ 對劉敏所造就的報導熱潮進行時序的劃分：

表 1：本研究的分析架構與分析重點

權力語藝三策略	性別展演論三視角	語藝文本分析的三過程與倫理判斷
選擇策略	權力以何種策略生產 它意欲壓抑的跨性（ 別）主體	本研究在此關注的是劉敏事件見報初期， 媒體如何透過言者的自述報導其性變之 謎，亦即一個曾經生過孩子的女人如何在 十數年間轉變為男？
內化策略	權力生產跨性（別） 主體的機制如何展現 其整合性和強迫性	本研究在此聚焦於媒體如何揭露劉敏「假 懷孕」的「真相」，且欲強迫其不尋常的身 體盡可能地回歸主流可理解性的醫學和 性／別框架內？
聯合策略	跨性（別）主體的「 構成性外在」位置與 既定社會文化價值觀 的拉扯	本研究在此推敲和揣測群醫會診劉敏的 異常身體並據此定調，是否關乎劉敏自述 的性身分對當時臺灣社會帶來了無法化 約的焦慮和不安，而劉敏的男／娘當道又 如何造就看似虛擬卻無比真實的性／別 惑亂效應。

二、劉敏事件的語藝文本分析

劉敏事件的三個階段都得見不同的權力運作軌跡，彼此互相滲透並體現於各類語藝主題中。

(一) 私權、政權與公權之間的消長和排列組合

劉敏「女變男」的新聞於見報初期，媒體定調的是該「稀世奇聞」（中央日報，1954年12月9日）空前的新聞價值。新聞強調自從美國二戰軍人 Christine Jorgensen 及「自由中國」的謝尖順等人的變性事件轟動全球後，大兵變美女的事件所在多有；相較於此，女變男卻是從未聞見。而今就有一樁「乍聽似覺荒誕，但確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劉敏女變男的事實性在此獲得了新聞的擔保確認。

報載劉敏個人的生活處事相當低調，平日謹言慎行少與人來往。他對於其性變、變性和三十多年的身世流轉，均絕口不提。這也使其即便曾為國民政府現役軍人，在抗日剿匪、撤退來台軍旅生涯中的多次體檢都被設法躲過，未曝光其異狀。但秘密終於外洩後，記者對於劉敏「忍受了多少苦痛，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誰也體會不出他的心情」（秦振宇，1954年12月10日）感到同情與同理，但這並沒有趨緩記者上門實地勘訪當事人的獵奇慾望。於是記者在短時間內造訪三次，寫成系列報導。劉敏在這些報導中，一時間「私權」獨大。他藉由自述自己由男變女的生命歷程轉折，盡顯專屬於己的隱私權、表述權與性／別自決權。

劉敏的隱私權展現在記者約訪之初，原是被劉敏刻意閃躲和拒絕的。但記者持續窮追不捨和曉以大義，這才讓劉敏開口娓娓道來。必須注意的是，劉敏在此並不是被動被媒體再現或框限的新聞對象，而是建構「事實版本」(factuality)¹⁰的權力主體。他甚至為了取信記者自己的性變確有其事，還在記者二度登門採訪時「勉強褪除衣褲」（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0日），讓記者端詳其下體乃是與一般常人無異的男性生殖器官。繼之，相關報導大量直接或間接引述當時幾乎是唯一消息來源的當事人劉敏之語，尤其是在性跨界的語藝主題上。這些文字常以「據劉君自述」（中央日報，1954年12月9日）、「劉敏說」（譚君炎，1954年12月10日）開頭，或以冒號末加引號（這應該是昔日新聞寫作的慣性語法）的方式呈現出劉敏自述雖仍經過記者的轉述或第三人稱化，卻有相當的第一人稱特性：

南市由太太變先生的劉敏，昨日告記者說：他的生理變異是在十二歲那年開始的，當時在大陰唇部位發現兩粒綠豆大的小疤，他繼母摸索到，亦不作聲，他以為是什麼小瘡，只覺得有一點癢，不由得使他撓破了，這未成熟的睪丸就此受傷，還累得他求醫吃藥，十五歲生了孩子後，身體變化日趨男性型態，曾糊裏糊塗的請醫生開刀診治，期後男性性徵日益顯露，狹長的前庭空隙因陰囊日益漲大而退縮成一小圈孔，直到民國卅八年（他已廿八歲）時止，他仍是每日趁無人看見時獨自溜出去蹲著小便，行動不便，內心非常苦惱，後經入嘉義，高雄等地軍醫院治療，小解才可站立，他又說目前的身體狀況是，每數月必有粉紅色黏液自肛前豆大之小孔中排出，因性器過短（只有一寸長）小解時，常淋漓粘滿下裳，胸部平坦，乳部肌肉鬆弛近數年來比前略有延伸並且略見粗大，他又補充一句道：反正我已有過丈夫，生過女兒，還娶過太太，什麼都無所謂了（商工日報，1954年12月10日）。

面對劉敏天生雌雄同體，後因爲生產後開始日漸男化的自述，媒體應對之道是刻意強調他「嫁人生女，當然是真女人」（秦振宇，1954年12月10日）的性條件。生產妊娠和生殖主義被視爲判定生理性的依據，更坐實了劉敏不停強調自己過去因生女而確爲真女的主張。這使得劉敏自我揭露的生產後的性變軌跡，縱使令昔日媒體一時間難以置信，卻也無法公然置疑（因爲至少曾爲女、曾生產，是當時可以理解的部分）。報導充其量僅說「這是幻想還是自己催眠？誰也不能遽下斷語」（同上引）。這裡我們可以看見，縱使劉敏的自述必得面臨媒體作爲中介的選擇、編輯和（片段）呈現，我們也無從比對劉敏自述與新聞報導之間的或有差距，但至少在事件延燒初期，媒體報導的可信度和詮釋空間乃建立在劉敏自述所呈現出的「事實性」基礎上，媒體就算有些質疑也並未起而翻轉權力關係的佈署。這點反映出劉敏雖難脫離媒體所架構的權力網絡，但在選擇特定的權力支點爲己所用時，其論述相較於媒體報導的位階而言，反而是最有力甚或更恰當的權力宣言。而當媒體建構的劉敏形象大篇幅仰賴劉敏所追憶的過去之際，性與生殖的連結以及據此對「何謂女人」的功利導向界定，反映了昔日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與政治考量（見王孝勇，2020）。

對媒體而言，不敢遽下斷語還有劉敏強調自己的性變無論是因繼母奪產「在其食物中下毒，致使其生理發生變化」（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0日）或是「產後感受風寒，奉繼母王氏命累進中醫補藥」（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乃是自體長成的，與曾經接受過的手術（後來我們方知劉敏曾在北京切除過子宮）無涉。劉敏在此一方面強調其性／別自決並不需要醫療介入就能成就，因為「他不信任外科手術」（同上引），另一方面劉敏更藉由化身為慷慨入伍保家衛國的現代花木蘭，將其私權拓展並接合至「政權」之上。他（她）在產後手術過後「男性生理現象更形明顯，不過仍是以女性為主」（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的生理性，隨著自身的軍事成就和國家的政治動盪而更明顯地自體漸進變異，從真女、雌雄同體，變為具有男性慾望衝動的生理男：

同年七月，抗戰軍興，玉貞鼓勵其夫從軍，未能如願，於是一氣而自行易釵而弁，改換男裝出走，自河南開封投效七十一軍，頂替該軍一名逃亡士兵劉占魁的空缺入伍，暫時更名為劉占魁。同年十二月在山西交口與日軍作戰，不慎自山崖跌落，左臂受傷，幸經同袍搶救急送軍醫處治療，得以生還。但是平日任勒紮甚緊，瞞人耳目的束胸及隆起之乳房，已遭同袍窺及。玉貞恐秘密揭穿，難以立足，趁部隊整編時，即離隊自行渡黃河至陝西，改名劉敏，再度向關中師館區請纓，經編入通訊部隊，學習軍鴿及軍犬等之訓練使用方法。二十歲時，男化進行又深一層，月經期日大有變化，從每月一次，減至二月一次，而經水亦漸減少。直到民國卅四年勝利復員，脫離軍伍返鄉，生理上已經是半男半女，也男也女的狀態（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粗體出自本研究）。

……卅六年元月隨部隊駐防湖南耒陽時，已有七成男性，女性生殖器官逐漸萎縮至於女嬰相似，且已有男性性慾的衝動與需要。……卅六年九月隨部隊來臺，在高雄上岸。……卅七年轉入嘉義陸軍醫院，除曾向院長夫人稍作透露外，也未為人發覺，卅九年元月出院，奉派至鳳山軍官隊待命。當時男性生理狀態更形完整，並開始長鬚了。乳房已告平坦，女性生殖器官也退化至僅在肛門與陰莖開有一小孔而已（趙孝風，1954年

12月10日，粗體出自本研究)。

「撲朔迷離莫辨雌雄」(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的劉敏自此「易釵而弁終成鬚眉」(同上引)。對此，一則新聞登載了劉敏身著戎裝英氣勃發的半身照(如下圖1)。相關報導更據此強調少婦變丈夫的劉敏雖然過去是真女，但現已成為具有男性衝動(例：「劉敏表示：如果他能設法滿足小姐的生理慾望，他倒還願意和一位小姐結婚，以作終身伴侶」，見譚君炎，1954年12月10日)並在訓練軍犬上表現秀異(例：「他還草擬了一則報告，準備建議國防部開設警犬軍犬訓練班，他去擔任教練」，見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0日)的熱血青年。慾望和軍事技能的凸顯，在此成為了劉敏重複引述並挪用來證陳自己男性氣質養成的權力支點。軍人身分除了可視為是劉敏欲矇混過關、掩飾其尚未完全男化的身體之策略性選擇，亦得以理解為劉敏此刻試圖擺脫過去、褪去第二層皮膚中的女性身分並逐步構築真我的中繼。此外，劉敏的軍人身分除了是個人的職業選擇，也是在昔日國共內戰時空下的性別展演。從軍的行動可在此被理解為劉敏與當時國家主義之間的某種共謀，或劉敏被國家主義所架構的權力關係包裹以生產自我的例證。

圖1：劉敏戎裝半身照



資料來源：〈本屬富家淑女 變成戎馬丈夫 曾配郎君且為生女 稱變鬚眉欲再結婚〉，譚君炎，1954年12月10日，《聯合報》，3版。

然而，在劉敏私權看似完全主導了新聞報導內容與方向之際，「私權+政權」的接合也巧妙地使得劉敏個人的遭遇在國家主義的權力展演面前，逐漸微不足道。報導指出「就國家時代來說，他把自己看得很輕，所以他說話始終沒有急於求助的事情」（秦振宇，1954年12月10日），甚至他當初從軍的原因並非單純出自愛國心，而是因為生活上的走頭無路「無法與夫繼續經營夫婦生活，而告仳離。事後渠又不願回繼母處，遂離家出走，索性改為男裝，參加軍伍」（中央日報，1954年12月9日）。媒體在質疑劉敏的愛國心和從軍動機之際，他的性別表現（gender expression）和某種程度的性別跨越也旋即成為了媒體欲透過性別二分框架而加以壓抑的域外狀態：

……記者與劉君談話時，仔細觀察它的各部分特徵及動作的特點。發現他兩耳留有戴耳環的刺孔痕跡，頸間平坦，不見喉核，走路時確是扭擺不停，像煞女人，而所穿的一件上衣，也是紅格子的，最妙的是講話時，頭部不時作左右側，說到不好意思處，更要低頭呢喃，不勝嬌羞的樣子（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

上述引文的這則報導，還圖文並茂地刊登了四張劉敏「不男不女」的照片，如圖2。

但是，就在媒體欲透過僵固二分的性別角色和性別表現應然性來界定劉敏的域外狀態時，圖2所示的劉敏形象卻也呈現出 Butler(1990, 1999) 所述的重複的身體風格化，透過媒體的報導加以外溢。亦即劉敏在媒體報導中被重複地、刻意放大地展演其男身與定型化傳統女性姿態之格格不入，確實回溯性地揭棄性別的模仿結構。在此我們可以說，當新聞報導試圖以主流性別框架壓抑其所生產的他（她）者時，劉敏的主體形構卻反而機緣巧合地具有了無法被化約和歸類的能動性。劉敏的異質肉身更從 Monfort (2024) 所側重的本質範疇中，生產出社會建構論所控訴的性規約的支配性，以及據此示現的性別意義之流變性。這當然引來更強的規訓力道。

圖 2：劉敏接受記者專訪時的照片



資料來源：〈美女變大兵的故事〉，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中央日報》，3版。

至此，兩個互相搭配的權力語藝策略是媒體繼之的選擇策略：一是從心理的面向強調劉敏不僅愛國心不純，更是「跨意不堅」、「變意不定」（例如他一回表示「作女人好，且後會變成男人」（中央日報，1954年12月9日），另一回則說「他還是願意做男人」（秦振宇，1954年12月10日），而某次看了婦女們艷麗的衣著，又想「穿回女裝」（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1日）；二是從生理學的病理化角度界定劉敏性變身體的隱私權應該從屬於「公權」之下，無償奉獻給其曾明確表明不信任的醫學界來參考，讓醫生藉由「實地檢查和觀察」（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論斷他「怎麼會由女人變為男人？」（同上引）。公權力（包括醫療干預、生理學權力話語）介入的正當性甚至被

認為得以成就劉敏的性變，因為「如果變性的傳說屬實，披露之後，當可引起醫學界的注意，或能幫助他變得更完全」（同上引）。

在階段一的尾聲，私權、政權、公權於新聞中的消長和排列組合使然，我們終於看見媒體對劉敏的性別認同和「跨男疑雲」有了比較直接的報導和個人史追溯。報載劉敏在生產前，「在生理上完全是女人，可是在心理上，卻時常想作男人，而從小喜歡著男裝」（趙孝風，1954年12月11日），還「喜歡以男人的身分，佔女伴們的便宜」（同上引）。這些文字顯示出劉敏自小的性別認同應該非常接近現在所謂的跨性別、跨男或女同志 T，甚至是從小即自覺「靈魂裝錯身體」，且在慾望投射上喜歡女體。反串易服的男性扮裝則是符合自身性別認同的權宜——尤其是在劉敏幼年的民初社會裡，變性手術根本無法想像。

此時有篇報導首度指出劉敏隨著國民政府抵台後，曾在嘉義陸軍醫院「吃了一段時間的男性荷爾蒙，更促使其性化的加快，真是使其喜不自勝」（同上引）。而如今受到全國媒體關注的他，則自述自己像是「活在第二世，生理年齡是卅四歲，而心理年齡只有五歲」（同上引），並寄望有人「能幫他將僅有的一點女性生理狀態加以矯正，而讓他早日成為一個百分之百的男人」（同上引）。第二世的說法遙遙指向Prosser (1998) 所述的跨性者欲改造自我的現況條件，進而活出真我的身體觀。只是，劉敏的權力話語在此十分微弱，更在政權與公權的攜手壓抑下顯得渺小。劉敏的性變在生理學和醫學上如何被理解？這關乎下一階段公權力持續凌駕於個體性跨界、性別越界與性別認同之上的權力語藝內化策略與佈署。而私權、政權和公權於階段一的共識，為劉敏是曾懷孕的真女。

（二）醫學論述作為真理政權的內化策略

醫學論述是階段二的真理政權。此時的媒體持續爭執和困惑並急欲尋求解答的，為「一個曾生過孩子的女人，在十數年間忽而轉變為男性」（自立晚報，1954年12月15日）是否可能？報載劉敏曾經在北京一家私立醫院進行子宮割除的原因並非前一階段所述的生產後的身體變異治療，而是十七歲時「因發覺與表哥房事痛苦，懷疑本身生

理上已開始變態」（譚君炎，1954年12月13日），索性動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前期報導對於劉敏性變的難以論斷或質疑，此時的報導卻引述醫療權威話語，肯認並背書了劉敏所言的事實性：

關於南市陰陽人劉敏的變性問題，據台南醫學界權威人士葉南輝先生告本報記者：人在胎生時期，屬於兩性，五個月後始分辨為男女，在分性時，有時分別清楚，有時則分別不清，如果在分性時，女性因素較大，而男性因素較小，生下嬰兒即發生半陰陽現象。據陽陰人劉敏說：在十七歲時始將子宮割去，而後發覺生理開始變化。此點在醫學上言尚合邏輯，根據葉先生過去診察時發現的例症言，一個割去子宮和卵巢的女人，在性格上與生殖器外型上均可能發生變化，即女性生殖器逐漸萎縮，而男性生殖器慢慢膨脹。假使一個未割去子宮和卵巢的女人，祇要生下來時男型強的話，以後仍可能逐漸變為男性（聯合報，1954年12月14日，粗體出自本研究）。

然而，縱使劉敏的私我敍事於此再度獲得了確認，亦即其自體性變有著實證基礎，但劉敏私權與其事實性的證陳已非事件初期以幾乎是唯一權力話語的位階來體現，而有賴於醫學的擔保。但是，醫學權力話語的真理性在面對劉敏此一前所未聞的案例時，即使有權威人士的背書，內部爭戰卻未曾歇止，更折射出真理政權與其支配性本就無法整全的矛盾。因此「此間醫界分析，曾生育了孩子的女性絕不可能變成男子，……不可能由女變男」（譚君炎，1954年12月10日）的主張，在當時成為了另一股對峙的論述。

面對上述爭論，相關報導的因應乃是繞道而行，姑且對於醫學的莫衷一是略過不談，反而直指劉敏自述有其虛構偽造性。於是，劉敏「假懷孕」的消息即刻見報。報載其生育誕下的女兒並非親生，而是戲院名伶的生母艷芳在重返梨園後意外懷孕，又同時獲悉劉敏腹部腫脹不適，於是在分娩後交由劉敏收養的妹妹。劉敏因為同情生母處境又深感母命難違，只好在表哥同意下替母掩飾這個「以阿妹權充生女的秘密」（自立晚報，1954年12月15日）。劉敏話語的正確性在此似不復存在，醫療權威更據此論斷劉敏應該是患有某種精神疾病所衍生的「想像妊娠」（聯合報，1954年12月14日）。

整體而言，醫學真理政權的介入在此一階段的權力語藝展演，旨

在藉由陳述劉敏「假懷孕」的過去定調此人種種言論的不可信。此舉有助於醫學政體暫時避免內部爭戰的語藝困境，並淡忘醫學話語確實在某些時刻反而弔詭地、自相矛盾地印證劉敏言論的可信度。前期對於劉敏性變身體繪聲繪影、身歷其境、生動活潑的描寫，於此已不得再被提起（甚至必須即刻被遺忘）。將劉敏病理化的權力語藝策略，也不同於前期乃是替科學主義以真理之姿出場、或是以人道主義之名救助劉敏身心矛盾所埋下的伏筆，而是一種以矯正異常為名之權力的內化；亦即因為劉敏確實患病並且異於常人常態，所以醫療體制等公權力有理介入、找到病因並診治斷言。此時假懷孕但仍是真女的劉敏，在下一階段的報導中將被急切地佈署為截然不同的性／別圖像。

（三）事實查核與醫學論述的權力展演，或權力真空

劉敏假懷孕新聞延燒之際，此一奇聞究竟「真相」為何？劉敏自述的身世和變性經過如何地不可信？這是該事件最終的高潮。1954 年 12 月 16 日中午，各報記者邀請聯勤總部軍醫等各界醫療人士（包括曾為「自由中國克莉絲汀謝尖順」施行男變女外科手術而在醫界極富盛名的聯勤醫院院長），對劉敏進行群醫會診和事實查核。從新聞照片（見下圖 3）來看，當時的大陣仗場面可謂醫療權威的華麗展演。劉敏還當場對醫生和各報記者的詢問進行答辯。

圖 3：群醫會診劉敏的新聞照片



資料來源：〈八醫師昨會診檢查 劉敏性變生理狀態〉，《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6日，3版。

此次會診最後對外宣布七項結果：

(1) 劉敏的生理狀態是男性的，(2) 乳部及下部並無女性狀態，(3) 睾丸完全，(4) 陰莖發育不良，(5) 腹部正常，(6) 似並非由女性變為男性者，(7) 可能有精神變態，或係因希望自己是女人，而竟以為自己從前是女人（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6日；商工日報，1954年12月16日）。

言下之意，劉敏最終被診斷為不是真女（所以絕非曾懷孕、更不可能假孕，而是根本與妊娠無涉）、而是真男。先前兩階段的新聞全都說錯了，都是劉敏的「故弄玄虛」（聯合報，1954年12月20日）。媒體於是推諉咎責地說，社會「沒怪造怪，見怪多怪」（同上引）實在不該，但終究還是因為劉敏愛出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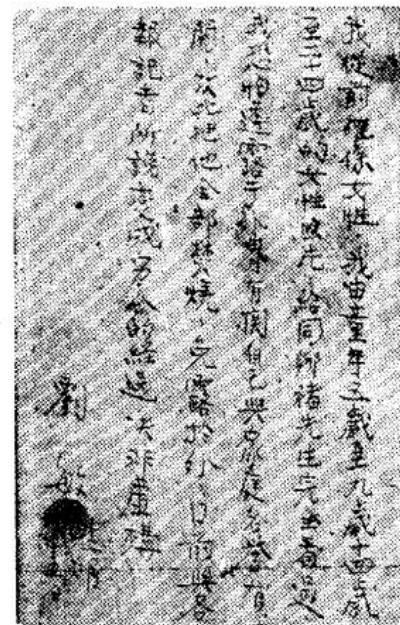
然而若我們細看上述七點，不難發現其中實在怪誕。因為劉敏在自述中雖曾對於當男還是當女有過遲疑，但嚴格來說這並非性別認同上的光譜流動，而僅是因為女裝顏色艷麗而一時間想穿回女裝（見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1日）。前列新聞照片圖2雖然刊登了劉敏四張「扭捏作態」的生活片段，但我們其實難以直觀地從肉眼判斷那就是劉敏身為男人卻以為自己從前為女人的「宛然女性」（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0日）或「略露女性羞態」（中央日報，1954年12月9日）。尤其是談到當時由男變女的謝尖順時，劉敏多次明確地表達在社會上當個女人大不易，「談來談去他還是願意做男人」（秦振宇，1954年12月10日），甚至「因為感於謝〔尖順〕是男變女，自己是女變男，兩人情形恰巧相反，……若是他與謝尖順結合，倒是蠻有意思的」（趙孝風，1954年12月10日）。

此外，若劉敏確為群醫會診所揭櫫的天生生理男，生理男具有女性認同就是現今所謂的跨性（別）者，亦即跨女。但在最一般的跨性別認知中，跨女的自我追尋通常想要擺脫略過甚至厭棄的，會是自身的男體以及與男性有關的各種象徵意義體系（包括從軍入伍的男人經驗）。而穿女裝、服用雌激素或者進行程度不一的手術改造，則是褪除第二層皮膚構築真實我的途徑。但劉敏所呈現出的性／別圖像，卻是在被迫出櫃後反其道而行地告訴記者他（她）拒絕與之相繫的，乃是有子宮的女體——此一在當今變性手術再為精密都無法鍛造的女性器

官。群醫會診究竟做到了事實查核，還是離真相越來越遠？群醫會診對劉敏自述的「女變男奧秘」（商工日報，1954年12月16日）的解謎，縱使無法令人完全忽略其可能的客觀成分，卻反而留下更多的難解和困惑。而整起「跨男疑雲」也在劉敏即便被診斷為患有精神病態和妄想症之際，仍立據宣示自己曾為女的新聞報導中，戛然而止。劉敏的立據如圖4，其中的文字是：

我從前確係女性，我由童年五歲至九歲，十四歲至二十四歲的女性照片，給同鄉褚先生完全看過。我恐怕透露予外界有關自己與家庭名譽有關，故此將他全部焚燒，免露於外，日前與各報記者所說變成男人的經過，絕非虛構（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6日）。

圖4：劉敏在群醫會診後的立據擔保



資料來源：〈八醫師昨會診檢查 劉敏性變生理狀態〉，《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6日，3版。

對於劉敏的立據和宣示，醫療權威選擇不回應。我們再無看見醫學論述對此有進一步的反駁。醫學話語和劉敏擔保成為了這起「跨男

「疑雲」最終在媒體版面上各唱各調的權力話語，彼此間呈現出無法妥協的權力競爭與抗衡關係。若從「事實版本」的角度評估兩方所訴的合理性，相較於劉敏的系列報導與自我陳述有著相當完整的 5W1H 與各種生命歷程轉折，醫療話語所架構出的權力關係彷若才是經不起事實檢驗的權力真空狀態。因為從「懷孕真女」到「假懷孕真女」，再從「愛女人且具有男性慾望的女同志 T 或跨男」變成「原生男但曾幻想自己為女的跨女」，這個性／別跨度的匪夷所思，才是整起事件中最沒有理論基礎、也超越一般常識、更有違跨性別認知的諧擬展演。在此，劉敏的性變身體肇因於自體自發的變化或是後天的荷爾蒙治療和外科手術，似已不是重點。他（她）自述的比較接近跨男、男／娘之身分確實以小博大地從性跨界和性別跨越這兩端，挑戰了醫學與科學主義所訴諸的穩定性，以及現今（跨）性別分類體系的單一定錨論。甚至，劉敏所處的構成性外在主體位置在直面昔日主流社會的支配性時，實踐了確切的抵抗潛力與性別展演性，更為 1950 年代已經知悉陰陽人、變性手術、男變女的臺灣社會，投下了雖短暫卻難以抹滅、欲馴化卻無法掌控的全新震撼、集體焦慮和性／別惑亂。

伍、男／娘當道：性別展演論的承襲與威脅

本研究始於肯認 Butler 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確實是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經典奠基。然而，性別展演論側重並強調性別而傾向對性、身體面向和本質存在略過不談的態勢，在本研究的論述立場上得以被視為某種「跨性別盲點」。跨性別盲點體現出性別展演論在宣示捍衛跨性別權益之際，仍流於替單一的跨性別定義代言，而這樣的跨性別定義跟酷兒理論、同志運動乃至於後結構女性主義所訴諸的以言過其實、介於中間、挑戰既定之姿鬆動傳統性別框架的行動實踐比較相關，但確有漠視跨性者權益和聲音之虞。在此，無怪乎 Butler 本人對於性別展演論被跨圈大量地援用感到不解。Butler 的原意本就並非著眼於（日常）扮裝所牽動的性身分打造或重塑，更未關注尋求矇混過關以獲得社會「正眼」以對的跨性（別）者。那樣的性／別展演無

法動員 Butler 所想像並企求的性別惑亂或暴動（insurrection），更無法回答扮裝何以是種顛覆和再意義化——即使 Butler 本人對後者並未給過正面回答。

於是，透過皮膚自我的後跨性論的觀點，本研究試圖對性別展演論縱有「可能的跨性別化」卻缺乏過程分析和倫理判斷的現況進行微調。此舉的目的在嘗試再探 Butler 對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紮實啓發和貢獻。本研究指出「構成性外在」的視角得以揭橥跨性（別）者如何在性／別展演中體現自身與規範性政體的周旋顛頏。權力的生產與壓抑之雙重性、權力展演的整合與強迫性，以及權力關係的潛在顛覆性據此有了較為合理的「可能的跨性別化」，並可應用於具體案例的分析。

以 1950 年代喧騰一時的劉敏事件作為權力語藝分析的文本，本研究發現昔日媒體在面對劉敏這位自述為女變男的退役軍人時，第一時間雖對劉敏的身體變異性充滿疑慮，卻又無從反駁，只能將整起事件的權力話語權讓出。劉敏在此透過媒體再現所體現的自我，兼具性跨界（從女身自體性變為男，且隨著時日而逐漸完整其男人性與慾望）和性別跨越（男裝或女裝的穿搭有時像是種依境而生、隨境而轉的扮裝選擇）。這樣的性／別圖像挑戰了科學、醫學、生理學和傳統性身分命名論所預設的二分與不可變動性，更超越了 Butler (1990, p.8) 「一切皆屬性別」的性別展演論預設。尤其是當劉敏自述其當男的性偏好確有部分是因為衣著打扮而觸發、誘導並成就時（例如劉敏曾言「再次穿回男裝……變男人期望，復油然而興」；見趙孝風，1954 年 12 月 11 日），我們看見扮裝所產生的展演效應不僅僅在「性別」的層面上，而是接合於劉敏個人的「性」身分定錨。劉敏在扮裝和男性衣著上的選擇比較是種褪去第二層肌膚以還原真我的性展演，或可謂在性展演和性別展演之間創造有新意的交疊。於是我們看到昔日社會面對劉敏以男人之身、之姿活得如常人時，其焦慮不安旋即轉化為讓整起事件就此打住，也無言和無能再針對媒體報導、醫學論述本身的自相矛盾加以辯駁的集體失語。

回看 1950 年代的臺灣語境並對同一時期幾起重大的跨性別事件進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劉敏的性／別位置某種程度上是透過指涉和對比謝尖順而逐漸清晰的。然而，有別於被診斷為天生雌雄同體的謝尖順得以被國家收編，同樣被當時醫學定調為身體異常的劉敏卻沒有

得到同樣的對待。為何如此？

首先，相對於謝尖順的默言或較無主見地被動接受所有加諸於己身上的外部安排，劉敏極有成見地表示自己並不相信外科手術。這讓國家機器失去了介入並以人道、國家宣傳、醫療知識積累之公權力名義改造性變或雙性身體的機會。劉敏註定無法成為「自由中國」之光。

再者，嚴格來說，謝尖順並無性別認同或身心不一致的問題，他甚至可說是一個順性別異性戀男性（例如他自述從軍時有嫖妓，自小有明確的男性認同，且在被變性為女後拒絕穿旗袍展現女態），而男／娘劉敏則有明顯的跨性別、跨男認同。等待自體徹底男化的劉敏坦承從小就承受身心矛盾，長大後有了成為百分之百男人的決心。劉敏所揭露的性別實乃社會建構以及性與性別之間的不連續性，確實呼應了 Butler 性別展演論及其「可能的跨性別化」。站著撒尿方為男、懷孕生產才是女的性／別設定和媒體相應報導的前後不一，更像是種既定性／別框架的自我諧擬化，讓權力關係在盡力壓抑主體的同時，反而造就了一個無法被化約也難以被收編的肉身真實性存在。劉敏自其構成性外在的位置所釀造的性／別惑亂效應，很可能並非 1950 年代臺灣可以處理或面對的生活議題。

因此我們也同時看見，同期另起亦具有性／別不一致認同的新聞人物曾秋煌，在媒體版面中或以人妖、或以裝鬼之態現身，其遭受的汙名化對待並不總是關乎自身偷竊、騙財又騙色的犯罪事實，毋寧更是肇因於他「男扮女裝」有違社會良俗所以必須被公審。相較於曾秋煌一眼就為人識破的男扮女又扮不像，新聞照片所呈現的劉敏看來英氣昂首，並不「怪異」或「不倫不類」。劉敏矇混過關了多年最後因逃避體檢才被發現的事實，也得以佐證他就是昔日社會的一個常人，在真實生活體驗（real life experience）中平凡地路過和存在，同時有著不凡的性跨界能耐和性別跨越扮裝。在媒體獵奇又不可得（例如無法冠以人妖之名、無法誇飾其犯罪事實）的強迫跨出去／現身報導之際，劉敏的常民性反而讓媒體無從賤斥，新聞報導只能迅速噤聲。

藉由對 1950 年代臺灣因為常人劉敏不凡的男／娘身分自述與媒體繼之塑造的「跨男疑雲」進行權力語藝分析，本研究肯認數十年後所問世並席捲跨圈的性別展演論，持續在攻擊所有僵化性歸因如何限縮跨性（別）者存在空間所展現的精湛力道（Butler, 2024, 2025, March

21)。但於此同時，欲對性別展演的顛覆性進行有意義的過程分析和倫理判斷，基進反本質論的立場若無些許的微調，性別展演論「可能的跨性別化」恐對在「性」上具有常民特質的跨性（別）者（包括男／娘、跨男、跨女……）造成另一種矇混過關的威脅，忽視其構成性外在的位置有潛力轉化為一種得以擾亂既定認知並創造集體焦慮或失語的性／別惑亂。除非，Butler 堅持本研究所提出的批評不是其重點，性別展演論只願替酷兒理論、同志運動和女性主義費心操辦。

註釋

- 1 本研究所說的性別展演論，主要是 Butler 於 *Gender Trouble* (1990, 1999) 和 *Bodies that Matter* (1993a) 這兩本著作中跟跨性別、男女同志議題、酷兒理論以及女性主義理論與政治有直接關聯的部分。這兩本著作也是 Butler 在跨圈被高度推崇的論述。因此即便性別展演論的相關書寫亦出現於 Butler 其他的作品中，但這兩本書中的字句應該是最具系統性和代表性的。此外，本研究較常使用「性別展演論」而非英文 gender performativity 直譯的「性別展演性（概念）」，是顧及中文語法的行文流暢性與簡潔度。雖然此舉無法在字面上彰顯 Butler (1993b) 曾交代的「展演性」不同於「展演」的定調（見後），但「論」一詞應更能直指 Butler 思想對當代跨性別研究的知識啓迪、貢獻和無可取代。而針對展演 vs. 展演性在概念上的區分，本研究傾向順著 Butler (同上引) 的進路，將前者界定為個人意志端的美學行為，展演性則涉及解構主流性別制度的政治行動過程。
- 2 這種壓抑和生產的雙重性、互為指涉性，展現在 Butler 對於 Barbin 性身分追尋和性慾望實踐的傅柯式分析中。Butler (1990, 1999) 指出在 Barbin 所處的 18 世紀法國語境中，法律權力 (juridical power) 及其生產性機制的運作使得無法隸屬於體制內的「域外」主體面臨無從選擇、莫可奈何的致命處境。然而，禁制性的律法也因為陰陽人的現身，讓當時被高度化約的性、性慾在施展其壓抑力

量的同時，亦被某種程度地再意義化。例如 Barbin 和年輕女性之間的愛戀關係挑戰了異性戀和女同性戀之間的界線，並凸顯了兩者之間的暗通款曲與重新分布。

- 3 使用 S/he 並譯作「男／娘」，是本研究深思熟慮後的創意決定。S/he 在本研究的脈絡中，最早的啟發源自 Leslie Feinberg (1993；中譯本見 Feinberg, 2004／陳婷譯，2006) 在其半自傳小說 *Stone Butch Blues*（中文譯作《藍調石牆 T》）裡對「外表陽剛、模糊刻板印象中的男女性別特徵的女同性戀」(Feinberg, 2004／陳婷譯，2006，頁 17) 之稱呼。Feinberg 所用的原文是 “he-she”，中譯為「男—女人」。書中的主角 Jess 雖以女同志 T 的身分出道，但曾透過荷爾蒙治療來抑制和改變自己原生的女體並矇混過關 (pass) 為男人，最後又放棄完全變性而活在某種非二元的性／別狀態……，這些情節過程使得 “he-she” 一詞有了相當豐富的跨性別政治意涵，意欲凸顯某種「流動於中間的」(in-between) 跨性別狀態非男、非女，也應該不是女同志 T。

隨後，本研究在構思和準備書寫的過程中，偶然發現隨著日本動漫和串流媒體的全球化，“femboy”（可譯為「男娘」）已成為當代跨性別勞動 (trans labor) 得以藉由自身的性別展演而營利的職業選項。Davin (2024) 指出性別展演勞動作為資本的積累策略，在男娘直播主以高度女性化的扮裝姿態現身，但又同時在畫面上透過文字等媒介提醒觀眾他的真實男性身分和男性認同，伴隨著充滿喜劇化和性意味的話題與言說風格……，這些確實讓男娘比跨性別者和真女更有「噱頭」(gimmick)。串流媒體時代下的男娘直播主雖然多數因其男性認同而不符合當代對跨性別的定義，典型的男娘甚至比較屬於順性別男孩，縱使發生男男性事也不一定總是擔任承接者的受方。但其性別表現和展演上的女性扮裝或陰柔氣質確實使得男娘與「跨女」並非敵對或互斥，甚至，男娘在塑造自身風格上與跨女所需的技能雷同。

綜上，本研究一方面肯認 Feinberg 用的 “he-she” 一詞已成為當代跨性別研究在論及性跨界 (sexed crossing) 時的重要稱謂命名，另一方面又深覺「男娘」(femboy) 在性別跨越 (gender transgression) 上所生產的經濟價值乃至於酷兒價值 (queer value; Monfort, 2024;

Wesling, 2011) 值得正視，這種正面積極的意義挖掘亦符合 Butler 性別展演論所述的在重複表述 (reiteration)、諧擬展演 (parodic performance) 中創造性地生產意義斷裂和縫隙之立場。據此，本研究鍛造出「男／娘」一詞，兩字中間的斜線意指性與性別之間的不連續性（這是本研究所採取的跨性別定義，亦見王孝勇，2023；Dunn, 2015; Feinberg, 1996; Stryker, 2008; Stryker & Aizura, 2006），英文則為 “S/he”。女性英文稱謂在前、男性稱謂在後，不但呼應 Feinberg 筆下小說人物的性／別角色及其曾試圖從「女」跨過去／轉型為「男」的認同摸索歷程（因此，he-she 在本研究中也譯為男／娘），也與男性串流直播主扮女裝展現媚態和「娘樣」的跨性別圖像產生交集，更巧妙接合本研究後文欲分析的對象—1950 年代台灣第一起「跨男疑雲」事件的主角劉敏—所自述的性條件。本研究在後續個案分析處將指陳，劉敏依其自述，乃是宣稱一度懷孕生女的（順性別）真女、爾後「性變」為男的跨性（別）者。在此，「男／娘」可被理解為一種性別光譜中的性身分流動和暫居未了性，尤其是主體在女同志 T 跟跨男之間的游移或疊合。

「男／娘」也同時涵蓋性與性別這兩端皆可能體現的逾越與變動性，其間或創造不同範疇（或既有（跨）性別分類體系）的複合結構而非單一定鑑；且主體的性／別歸屬，在既定跨性別認知所述的先天自覺之外，亦得以是後天情境互動中的生成腳本。

- 4 這裡所說的跨性別解讀，是 Spencer (2014) 對 Doty (1993) 酷兒批評 (queer criticism) 所做的跨性別化嘗試，其主張掌握文本的「非異性戀觀點」僅是分析的起點，更重要的是對酷兒文本中潛在的跨性別意涵加以直言揭示。尤其是當「酷兒」一詞已被用來描述許多非正典的性身分和展演時，它可能顯得太過寬鬆和不夠精確。
- 5 Butler 的社會建構論的性別觀基本上與 1970 年代跨圈意見領袖 Virginia Prince 男扮女裝、以女性角色全時生活且刻意不從事任何改變生理性之作為，有著直接的呼應。Prince 曾經認為像她（他）一樣的「垮性別者」(transgenderist) 才是更成熟、社會適應力較佳、更能享受性慾的主體。這甚至得以被視為是一種公然對文化規約的現實闡述和物質基礎所進行的反抗（王孝勇，2024）。然而不可諱言的是，當刻意維持某種流動於中間狀態的跨性別選擇於

1990 年代成為跨性別社會運動的主流倡議之際（這也正是 Butler 性別展演論的功成名就時），可能衍生出認識論層次的理論限制和政治實踐層次的排除效應，而選擇往主流性別二分法靠攏的跨性者則在此恐被貶抑為缺乏政治進步意識的存在（Vicente, 2021）。吾人更無法單從性別展演論的視角看見其中的扮裝顛覆性，並想像主流價值觀何以在此被諧擬展演。本研究後續將指出此即性別展演論的跨性別盲點，它一方面來自於 Butler 的理論因過度強調「性別」、相對忽視「性」所帶來的限制，另一方面則直指性別展演論從酷兒理論、女性主義應用於跨性別領域中（這也是 Butler 至今持續努力的志業方向），勢必做出相應的微幅修整。這樣的微幅修整是本研究欲補強化 Butler 現有的框架，使其更得以應用於推敲不同跨性別主體的性別展演性之初衷。

- 6 Prosser (1998) 這裡對 Butler (1993a) 把「恐跨」說成是「恐同」的批評是否過於嚴苛？值得再推敲。Dunn (2015) 就指出，*Paris is Burning* 雖然被視為是跨性別公共記憶打造的重要文本，但片中確有明顯的「同志框架」(the gay frame)，因為裡面所有的扮裝皇后都被再現為男同志。言下之意，同志框架亦可視為是導演刻意為之的設計，並非全然關乎 Butler 的「錯誤」解讀或認知。
- 7 從這裡回看 *Paris is Burning* 中意圖尋求性身分的徹底改造、從男變女的 Venus，本研究必須釐清的是，並非最終選擇停泊在非二元狀態下的跨性（別）者才是具有批判意識的自我主體；相反地，關鍵之處在於跨過去／轉型此一過程體驗對於主體所意味的自我詮釋學意義以及所觸動的身體歸屬感，而這些詮釋和身體感並不因其可能無法接合性別展演論的政治預設而遭到漠視甚或貶抑。否則我們無須閱讀變性敘事傳主的生命故事，也不可能從這些生命故事中獲得任何有意義的啟發。不過，Venus 的性／別選擇確實跟 Jess 的自我感知以及本研究接下來要提到的「後跨性論」，有著不同的跨性別意涵。對此，本研究主張宜將此視為跨圈內部的多樣異質光譜。本研究欲從中策略性地挪用適宜的策略，來推敲並基進化性別展演論之「可能的跨性別化」。
- 8 Monfort (2024) 這裡對於構成性外在與性規範政體彼此之間互相矛盾、彼此異質卻又相互指涉 (co-implication) 的討論，有幾點值

得延伸推敲。首先，這樣的辯證緊張應該可被視為就是 Foucault (1980) 在系譜學時期所主張的權力關係，亦即一種在行動中才存在的並非壓抑 (repression) 或制約 (constraint) 而是生產性的力量折衝。例如官方律令人民不得淫亂，反而創造淫亂的論述；學校不准談論性，卻一再提及性導致性論述的生產（倪炎元，2018）。這種對於權力在運作之際反而會生產出一個新形式的自我、主體位置、論述形構和政治關係的權力效應，乃是 Butler (1990, 1993a, 1999) 深受 Foucault 影響所發揚光大的後結構主義認識論，更是性別展演性和扮裝顛覆性的思想基礎。

這裡，Monfort 看似並未完全遠離 Butler 及其所代表的傅柯派的問題意識。但有別於傅柯派的是 Monfort 更強調性本體之於強加於思想和生活經驗的各種穩定融貫性框架的格格不入（即引文段落中所述的「負面關係」），而抵抗潛力也必然透過身體的「本體論地位」、

「構成性外在」的主體身分（位置）對現狀事務的「維繫」，方得以想像和實踐。在此本研究認為，Monfort 提供了一條嶄新的問題意識化性別展演論的路徑，即是從支配 (domination) 而不只是差異 (difference) 的角度，來肯認「性身分」在社會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支配」提供了吾人想像顛覆與翻轉的契機，而 (Butler 專精的)「差異」概念下的扮裝和模仿則令人難以辨識什麼樣的展演具有顛覆性，抑或反而是對汙名化身分與其生產條件的弔詭肯認，甚至是對主流既定性別關係的變相鞏固。本研究主張，這種對於身體本質與性身分本體面向的強調，即是跨性別知識生產必然要冒、要承擔的「本質論的風險」(Prosser, 1998, p. 17; Sedgwick & Frank, 1995, p. 513)。

延續這個對比軸線並進一步納入 Butler (2024) 近期對西方反跨女論述的分析，我們當可更清楚地看見 Monfort 強調的支配性何以能提供比 Butler 的差異性更適切的分析框架。Butler 基本上認為支配性的概念在反跨女論述中明確接合至陰莖原罪論，亦即沒有動變性手術的跨女一旦進入原生女人所使用的空間（包括廁所、澡間、監獄等），會對後者造成性騷擾或性侵犯。因此有陰莖、男人支配女人、男性暴力被 Butler 勾勒為反跨女陣營的集體論述包裹。Butler 當然強調陰莖並不等同於性犯罪，因此反跨女陣營的推論太過不切

實際。然而，她更在意的是從「性別」進行差異的政治分析，方能走出生物本能與支配慾望的論辯泥沼，因為 Butler 認定「支配的根本並非來自於生物性」（同上引，p. 157），所以不需要談「性」。本研究在立場上同意 Butler 對反跨女論述陣營的批判，但也清楚從中看見 Butler (1997, p. 277) 一貫主張的「讓差異成為任何鬥爭的組成部分」，乃是側重於身體展演的異質性而非身體改造的自覺性。引入 Monfort (2024, p. 277) 構成性外在的觀點，則有助於我們更具體而微地看到過去「所有被排除在規範性之外的事物，且沒有獲得本體論的地位」之性身分（與身體改造）如何體現與主流體系的相繫和對峙。這樣的周旋頽頏不僅停留在性別層面的跨越（這是 Butler 已清晰表明的精湛論點），而更凸顯性跨界本身亟待被推敲的顛覆性（此為 Monfort 得以提供的理論延展和接合）。在經驗分析的操作上，構成性外在的觀點因此更得以捕捉各種色相形質與重複的身體風格化在本質肉身層面（而不僅是社會建構層面）上所展演的轉化、重組與再塑。

- 9 按照 Darsey (2006) 的定義，催化事件在社會運動的語藝批評中比較屬於語藝歷史 (rhetorical history) 的分析，指涉的是特定語藝時期所發生的內在同質事件得以衍生為有意義的分期劃分，以協助研究者的批評工作。催化事件的觀點有助於本研究在個案分析中掌握劉敏事件雖然短暫卻十分重要，且對媒體報導走向有關鍵影響的三個時間點。階段一是該事件見報初期所引發的衆聲騷動（1954 年 12 月 9 日至該月 12 日）；階段二是媒體對劉敏是否曾經懷孕生子的追究，其中還出現醫療論述的內部爭戰（1954 年 12 月 13 日至該月 15 日）；階段三則是群醫會診與劉敏自述之間的矛盾衝突（1954 年 12 月 16 日至該月 20 日）。
- 10 本研究不追問「真實」(reality) 而以「事實版本」(factuality) 的角度論述劉敏的自述。後者與前者的區別，在於事實版本強調語藝評估所看重的言者話語之內在一致性和說服性，而非修辭與客觀、絕對真實之間是否存在差距。事實版本的觀點也直指新聞報導作為本研究唯一的研究素材，相關撰稿人恐怕早已不在。因此，後人其實難以透過訪談或資料比對的方式，推敲媒體究竟有多大的詮釋空間和選擇角度。

參考書目

- 中央日報（1954年12月9日）。〈南市發現稀世奇聞 劉敏由女變男 前曾結婚並生育一女 變男後又曾與人結婚〉，《中央日報》，3版。
- 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0日）。〈性變後的劉敏 外觀已與男人無異 訓練軍犬頗有心得〉，《中央日報》，3版。
- 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1日）。〈男乎？女乎？劉敏在筑兩度易裝 最終仍願做男人〉，《中央日報》，3版。
- 中央日報（1954年12月16日）。〈八醫師昨會診檢查 劉敏性變生理狀態〉，《中央日報》，3版。
- 王孝勇（2020）。〈「謝尖順事件」之媒體語藝框架分析：「跨性別國家主義」的觀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7，47-111。
- 王孝勇（2022）。〈從巴赫汀學圈對佛洛伊德主義的批判論「對話論」另解：以變性敘事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12(2)，177-210。
- 王孝勇（2023）。〈當「珍」就好：《珍的故事》的變性敘事及其性／別意識之體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5，67-125。
- 王孝勇（2024）。〈人、妖殊途，肉身如是：從巴赫汀的怪誕身體觀及其「跨性別」意涵看人妖曾秋煌的「她（他）者性」再現〉，《新聞學研究》，161，47-111。
- 王義工譯（1980）。《變性人自傳》。金陵。（原書 Martino, M. [1977]. *Emergence: A transsexual autobiography*. Crown.)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24）。《性別多元宇宙：跨性別生命故事集》。大塊文化。
- 自立晚報（1954年12月12日）。〈不讓謝尖順專美 少女嫁人生女 由釵變弁娶妻 劉敏多年隱痛將消除〉，《自立晚報》，4版。
- 自立晚報（1954年12月15日）。〈陰陽人秘密揭穿 劉敏未曾育女 小真係異父妹 生母隱衷移花女兒身 腹部隆起原係病態〉，《自立晚報》，4版。
- 肖小穂（2000）。〈權力語藝批評初探〉，《傳播文化》，8，149-175。
- 金星（2006）。《半夢：金星自傳》。女書文化。
- 林靜伶（2000）。《語藝批評：理論與實踐》。五南。
- 姜學豪（2021）。〈性別越界在1950年代的華語語系臺灣：歷史案例與後殖民論述〉，《臺灣文學研究叢刊》，25，85-116。
- 倪炎元（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五南。
- 秦振宇（1954年12月10日）。〈由女變男的劉敏 卸了紅粧披戎裝〉，《商

- 工日報》，3 版。
- 商工日報（1954 年 12 月 16 日）。〈探求劉敏女變男奧密 本報邀醫學權威昨舉行會診檢驗 當獲得七項綜合意見〉，《商工日報》，4 版。
- 陳婷譯（2006）。《藍調石牆 T》。商周。（原書 Feinberg, L. [2004]. *Stone butch blues: A novel*. Alyson.）
- 愛里（2020）。《我的人妖同學》。台灣角川。
- 葉佳怡譯（2017）。《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原書 Nutt, A. E. [2015]. *Becoming Nico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merican family*. Random House.）
- 趙孝風（1954 年 12 月 10 日）。〈美女變大兵的故事〉，《中央日報》，3 版。
- 趙孝風（1954 年 12 月 11 日）。〈劉敏的生理變化與心理狀態〉，《中央日報》，3 版。
- 趙彥寧（1997 年 10 月 22 日）。〈逢男說女，逢女說男：人妖詐欺史〉，《自立早報》，29 版。
- 趙庭輝（2019）。〈變性者電影的誕生：《男變女》變性敍事的文本分析〉，《藝術學報》，105，27-46。
- 趙庭輝（2020）。〈變性者電影《我就是我》：男變女的性別認同與變性慾望〉，《藝術學報》，107，29-50。
- 慧慈（2004）。《彩虹陰陽蝶—跨性別同志的心路歷程》。問津堂。
- 聯合報（1954 年 12 月 14 日）。〈割除女性器官 可能變作男相 南市名醫談劉敏情況 認合醫學上的邏輯〉，《聯合報》，3 版。
- 聯合報（1954 年 12 月 20 日）。〈劉敏無罪〉，《聯合報》，3 版。
- 譚君炎（1954 年 12 月 10 日）。〈本屬富家淑女 變成戎馬丈夫 曾配郎君且為甥女 稱變鬚眉欲再結婚〉，《聯合報》，3 版。
- 譚君炎（1954 年 12 月 13 日）。〈變性人劉敏吐露真情 前謂生女是假 原是異父妹妹 自割除自宮即現男相〉，《聯合報》，3 版。
- Anzieu, D. (1989). *The skin ego: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self*.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zieu, D. (1990). *A skin for thought: Interview with Gilbert Tarab*. Karnac.
- Bergman, D. (Ed.). (1993). *Camp grounds: Style and homosexuali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Black, E. (1980). A note on rhetoric and practice in rhetorical criticism.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4, 331-336.
- Bornstein, K. (2016).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Vintage.
- Boswell, H. (1997). *Transforming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 Polarity, politics, and gender. In B. Bullough, V. L. Bullough & J. Elias (Eds.), *Gender blending* (pp. 53-57). Prometheus.
- Butler, J. (1987). Variations on sex and gender: Beauvoir, Wittig, and Foucault. In S. Benhabib & D. Cornell (Eds.), *Feminism as critique* (pp. 128-143).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Butler, J. (1993a).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Routledge.
- Butler, J. (1993b). Critically queer.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 Gay Studies*, 1, 17-32.
- Butler, J. (1997). Merely cultural. *Social Text* 52/53, 15(3/4), 265-277.
-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 Butler, J. (2001). Doing justice to someone: Sex reassignment and allegories of transsexuality.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7(4), 621-636.
- Butler, J. (2024). *Who's afraid of gende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Butler, J. (2025, March 21). This is wrong: Judith Butler on executive order 14168. *London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7/n06/judith-butler/this-is-wrong>
- Caselles, E. L. (2024). Contours of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transsexuality: Claiming a hopeful origin story as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necessity.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239-265.
- Connell, R. (2012). Transsexual women and feminist thought: Toward new understanding and new politics. *Signs*, 37(4), 854-881.
- Darsey, J. (2006). From "Gay is good" to the scourge of AIDS: The evolution of gay liberation rhetoric, 1977-1990. In C. E. Morris III & S. H. Bowen (Eds.), *Reading on the rhetoric of social protest* (2nd ed., pp. 301-325). Strata.
- Davin, A. (2024). Femboy in the factory: Trans labor beyond abjection?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287-317.
- Doty, A. (1993). *Making things perfectly queer: Interpreting mass cul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unn, T. R. (2015). Historical trans-cription: Struggling with memory in *Paris is Burning*. In L. G. Spencer & J. C. Capuzza (Eds.), *Transgender*

-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tories, trends, and trajectories* (pp. 217-231). Lexington.
- Fausto-Sterling, A. (1992). *Myths of gender: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women and men*. Basic.
- Fausto-Sterling, A. (1993). The five sexes: Why male and female are not enough. *The Science*, 33(2), 20-25.
- Feinberg, L. (1993). *Stone butch blues: A novel*. Firebrand.
- Feinberg, L. (1996). *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 Beacon Press.
- Foucault, M. (1975/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Vintage.
- Foucault, M. (1980). Two lectures. In C. Gordon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 78-108). Pantheon.
- Francis, B. (2012). Gender monoglossia, gender heteroglossia: The potential of Bakhtin's work for re-conceptualising gender.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1(1), 1-15.
- Fraser, N. (1997). Heterosexism, misrecognition, and capitalism: A response to Judith Butler. *Social Text* 52/53, 15(3/4), 279-289.
- Hartford, J. J. (2011). Hocquenghem, Mieli, and seahorses: Nature and biology at the roots of queer theory. *Researcher: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4(2), 31-56.
- Lewis, V. (2024). Rethinking trans trajectories via life history: The processes and positionings of Pepa in Puebla.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3), 502-525.
- Monfort, B. (202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ual identity: From gender performativity to social reproduction.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266-286.
- Prince, V. (1978). The "transcendents" or "trans" people. *Travestia*, 16(95), 81-92.
- Prince, V. (1991). Letter. *Gender Euphoria*, 1, 7-9.
- Prosser, J. (1997). Transgender. In A. Medhurst & S. R. Munt (Eds.),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309-326). Cassell.
- Prosser, J.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aymond, J. (1979). *The trans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Beacon Press.

- Sedgwick, E. K., & Frank, A. (1995). Shame in the cybernetic fold: Reading Silvan Tomkins. *Critical Inquiry*, 21(2), 496-522.
- Spencer, L. G. (2014). Performing transgender identity in *The Little Mermaid*: From Anderson to Disney.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1), 112-127.
- Stone, S.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In J. Epstein & K. Straub (Eds.),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pp. 280-304). Routledge.
- Stryker, S. (2006). (De)subjigated knowledges: An introduction to transgender studies.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pp. 1-17). Routledge.
- Stryker, S. (2008). *Transgender history*. Seal.
- Stryker, S. & Aizura, A. (2006). Introduction: Transgender studies 2.0. In S. Stryker & S. Whittle (Eds.),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 (pp. 1-12). Routledge.
- Vicente, M. V. (2021). Trans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r, how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vestite” can help us rethink “transgender” as a category.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8(4), 426-442.
- Wesling, M. (2011). Queer value.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8(1), 107-125. <https://doi.org/10.1215/10642684-1422161>
- Williams, C. (2012). Tracking transgender: The historical truth. <http://www.cristanwilliams.com/b/tracking-transgender-the-historical-truth/>

附錄：劉敏事件之相關報導一覽表

日期	報刊	作者	新聞標題	版頁
1954.12.09	中央日報	無署名	南市發現稀世奇聞 劉敏由女變男 前曾結婚並生育一女 變男後又曾與人結婚	3 版
1954.12.10	中央日報	無署名	性變後的劉敏 外觀已與男人無異 訓練軍犬頗有心得	3 版
1954.12.10	商工日報	秦振宇	由女變男的劉敏 卸了紅粧披戎裝	3 版
1954.12.10	商工日報	無署名	巾幘變鬚眉 劉敏述往事 十二歲時已發生變態	4 版
1954.12.10	中央日報	趙孝風	美女變大兵的故事	3 版
1954.12.10	聯合報	譚君炎	本屬富家淑女 變成戎馬丈夫 曾配郎君且為生女 稱變鬚眉欲再結婚	3 版
1954.12.11	中央日報	無署名	男乎？女乎？劉敏在筑兩度易裝 最終仍願做男人	3 版
1954.12.11	中央日報	趙孝風	劉敏的生理變化與心理狀態	5 版
1954.12.12	自立晚報	無署名	不讓謝尖順專美 少女嫁人生女 由釵變弁娶妻 劉敏多年隱痛將消除	4 版
1954.12.13	聯合報	譚君炎	變性人劉敏吐露真情 前謂生女是假原是異父妹妹 自割除子宮即現男相	3 版
1954.12.14	聯合報	無署名	割除女性器官 可能變作男相 南市名醫談劉敏情況 認合醫學上的邏輯	3 版
1954.12.15	自立晚報	無署名	陰陽人秘密揭穿 劉敏未曾育女 小真係異父妹 生母隱衷移花女兒身 腹部隆起原係病態	4 版
1954.12.16	中央日報	無署名	八醫師昨會診檢查 劉敏性變生理狀態	3 版
1954.12.16	商工日報	無署名	探求劉敏女變男奧密 本報邀醫學權威 昨舉行會診檢驗 當獲得七項綜合意見	4 版
1954.12.20	聯合報	無署名	劉敏無罪	3 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